

131

第一卷 第一期



？能持維能平穩的後
 年週一的空虛及
 路絕的治政悲劇
 亡死告靈何以何
 美事屠教會的

民主文化



創刊辭

國際問題專論

戰後的和平能維持嗎？

張鐵生 (4)

納粹投降後的一週年

黃藥眠 (7)

中國獨裁政治的絕路

赫生 (11)

「訓政時期約法」何以必須宣告死亡

張定宗 (16)

論當前的社會救濟事業

孟晉 (21)

文藝理論與介紹

談詩

靜閣 (24)

海涅的詩：今天中國的寫照

胡明樹 (27)

戰後的舒暢 (短篇小說)

胡仲持譯 (30)

論民主的生活態度

何方 (33)

勞動人民的生理學 (科學小品)

富士其 (37)

民主的纖毛細胞

馬來亞華僑的經濟危機 (特約通訊)：陳之新 (38)

封面設計：薩一佛

民主與文化

第一卷 第一期

民國卅五年五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張文
編人：黃藥眠

出版者：羣力書店
總經理：華國書局

廣州惠愛東路三二四號

本期刊定價三元

徵求定戶
預訂費：每份一元
訂費：每份八角
郵費：每份五角
地址：廣州花塔前三十六號
民主與文化社發行

本期刊字樣不許更改

今天，我們正是處在動盪的時代。在國際上說，我們一方面看見有廣大的蘇聯人民，為建立新的社會而努力，看見東歐的人民順利的解決了地問題，而慢慢的走上了安定的軌道，看見殖民地的人民為爭取獨立自由而奮鬥，看見廣大的工人階級，為反對金融寡頭的殘酷的剝削而英勇的反抗。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們又看見了英美的死硬派，頑固派在如何企圖擊潰蘇聯子彈來威脅世界，如何不顧人民的利益，硬要維持金礦寡頭的統治，如何勾結德法西斯的殘餘，企圖製造戰爭，如何違背諾言不顧信義以皮鞭大砲對付殖民地的人民，如何讓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繼續成經濟的內的情勢說，我們一方面看見廣大的人民在要求和平民主，另外一方面則又有一批人主張獨裁和戰爭，這兩種力量現在正在衝激着，再就國內的情勢說，我們一方面看見無產階級，田園牧歌，物價高漲，千百萬的人民掙扎在死亡和飢餓之間，另一方面我們又看見少數資產階級，富商巨賈，含污衊，吮吸着人民的膏血，享用着最豪華的珍品，一方面我們看見千百萬人民急於要求戰後的復蘇，物價的降低，急於要求和平安定，急於要求生產事業的建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又看見一小部分人，為了要維持自己的政權，迷信着自己的武力，不惜千軍萬馬的死亡，在提倡着戰爭，製造着戰爭。所以同樣的，一方面有廣大的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另一方面有少數人在主張獨裁和戰爭，這兩種力量也是正在衝激着，戰鬥着。

而本刊的產生却正是在這衝激和動盪的時代中究竟我們的立場是什麼呢？我們詳顧於創刊伊始，異陳數事，以為今後我們努力的標的：

第一、我們主張和平，反對戰爭。我們認為戰爭乃是野蠻的遺留，人類進步到今天，牠的生產力已足以保證全世界的人類很富裕的生活，只要整個社會制度，有一個合理的改造。當這「原子彈時代」的今天，再來一個戰爭，那就等於全世界人類的文明的破滅。如果有怎樣一個制度，她會製成出戰爭，就讓我們首先來消滅這一個戰爭的因素。

第二、我們認為一切的科學和藝術都應該以服務於人民為牠的最高目的，如果離開了這個立場，那麼一切科學藝術都失所附麗而變成了沒有意義的。為了這個緣故，所以我們主張一切科學和藝術都歸於人民，一切的文化，都應該以目前的民主運動為牠的出發點。第三、近代歐美科學藝術的發達，固由於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推動，可是我們不能否認，自從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學術思想的自由，實為其主要的助因。我們中國，文化落後，這一方面表現於廣大人民的生活貧困，受不到教育的機會，一方面則可表現於中國的科學藝術始終是政治的限制，思想的束縛，近年以來，物價高漲，寄給微薄，學術工作者，無日不在為生活所煎迫，致使民族底智慧之花日益萎謝，所以今天，我們為得要要求迎頭趕上先進國家的文化，我們要求首先要有思想研究，創作講學的自出。同時進行廣泛的普及教育運動，以提高一般國民的文化水準。

第四、治學必須要有現實的根據我們不能滿於空洞的邏輯的遊戲，懸空的熱情的幻想。我們更不願整天在故紙堆中討生活，或整天匆匆把知識搬進腦子裡，又由腦子裡搬進墳墓裡去。我們認為現實是發展的，我們的理論也必須跟着現實的發展來發展，如果我們老死故步自封，把理論封鎖在原有的階段裡去，不斷反覆，理論也就會失去牠的生命和內容，而漸漸的和現實隔絕，和人民生活隔絕，而成為無用的古董。所以只有當我們的理論能夠解釋現實，批判現實，剖析過去，指示將來，我們才能建立科學的權威，在時代的前面放射出智慧底光芒。

第五、學術無私，我們所追求的是真理，我們反對此疆彼界的小圈子的氣派，所以我們所採取的是廣泛的民主的立場，正視現實，既不叫囂取容亦不為強暴所屈，所有無背於這個立場的著述，我們都願竭誠接納，尤盼各方能賜予批評，我們每個人都能從批評中獲得教育。還有一事，我們覺得，還得在這裡提一下。我們中國號稱有五千年的文化，這當然使我們驕傲，因為我們能夠有這樣長久歷史，但同時亦使我們感到慚愧，因為我們今天還是如此落後，所以這樣落後的原因，主要的，自然在於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但歷史更做過來的封建思想之深入人心，亦未嘗不是造成今天文化落後的重要因素。所以今天我們為得要發展文化，亦必須先以文化的力量來推動民主運動，清洗這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封建的落後思想，同時更以着民主主義制度之確立，來保證新文化事業的輝煌的發展。這十多年的中國歷史證明，沒有民主制度，進步的文化便受到種種的束縛和摧殘。所以我們為了文化本身計，我們亦願在這民主運動的激流當中，稍盡其推動的作用。

以上所說，不過是基本要點，當然我們也知道，我們的力量是很微薄，特別是當此物價日昂，時局動盪，言論尚未獲得自由，人身的自由亦尚無保障的時候，民主事業以及文化運動的前途還有許多障礙。所以在這裡除了表明我們自己的目標以外，還希望全國學術界文化界同人予以協助，各地讀者賜予批評，俾本刊能夠不斷的進步，那就好了。

創刊文張



戰後的和平能維持嗎？

張鐵生

現在有許多人都常談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甚至還有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的邏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既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會引起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在這里，我們要注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不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呢？

只要我們稍為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這兩次戰爭是不同的。

我們要曉得：第一次世界大戰乃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戰爭，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則為一個反法西斯的戰爭，由於第一次大戰的性質是帝國主義的，是為着彼此爭霸而戰的，為着互相爭奪殖民地而戰的，所以這次戰爭的結果所造成的凡爾賽和約，只有在一種舊的平面上而更造成了一種新的不平，牠不但不能消弭未來的戰爭，反而替未來的戰爭播下了種子。至於第二次大戰則不然，牠的性質是反法西斯的，是保衛民主或爭取民主的。由於法西斯就是戰爭，所以一個反法西斯的戰爭也就是一個制止戰爭的戰爭。

因此，就從邏輯的觀點來講，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固然是有着必然的因果，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却是否定的。

一

以上僅就理論一方面來談，現在再就事實一方面來談。

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初也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戰爭。但自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對德軍進攻蘇聯以後，這個戰爭就變了質，牠不再是一個為爭霸或為爭奪殖民地而戰的戰爭，而是一個為消滅法西斯而戰的戰爭，不管牠是西方的法西斯或東方的法西斯。

在這個戰爭的第一個階段里，各戰的國家都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到這個戰爭進入第二個階段以後，由於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參加，各戰

的國家却明顯的分為兩個陣營，一個陣營是法西斯的陣營，一個陣營是反法西斯的陣營。而反法西斯陣營的中堅份子便是美英蘇三國。

自然，為着儘速消滅法西斯的國家，儘速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英蘇在戰時的加強團結，加強合作是必要的。而在事實上，無論是莫斯科會議，德黑蘭會議，克里米亞會議或波次坦會議，美英蘇却都在加強他們的團結和合作。而這樣的團結和合作就終于使得法西斯德國和法西斯日本屈了膝。

上面已經說過：法西斯就是戰爭，而一個反法西斯的戰爭也就是一個制止戰爭的戰爭。這就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不但在於消滅法西斯，同時還在於制止戰爭，也就是說：在於恢復和平，維持和平，而且這種和平並不是暫時的，乃是持久的。因此，美英蘇所進行的團結和合作，以及牠們團結和合作的加強，不僅僅限于戰時，並且還要維持到戰後，不僅僅是為的結束戰爭，並且還要為的維持和平，維持一種持久的和平，從莫斯科會議經過德黑蘭會議，克里米亞會議到波次坦會議，固然可以看出美英蘇的這樣的企圖，從波次坦會議經過舊金山會議到聯合國大會，更可以看出牠們的這樣的企圖。

簡單一句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以後，美英蘇不但願再準備另一個世界大戰，而且還要將這個戰爭的可能性消除掉。

二

當然，問題並不是這樣簡單的。儘管美英蘇的團結和合作要由戰時維持到戰後，而維持一種持久的和平，可是，當法西斯德國和法西斯日本屈了膝以後，美英和蘇聯中間却多少發生了異見，而這樣的異見對於牠們的團結和合作並不是沒有影響的。因此，怎樣對付戰爭？怎樣成了美英蘇的一個極重要的問題，而怎樣對付勝利也會成了牠們的一個極重要的問題。

問題在那裏呢？問題會由一個美國人拜恩提了出來，他這樣說：

「爲着戰時的團結，蘇聯和西方列強對其政府的根本差異的觀念，雖然可以被我們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可是那些根本的差異却沒有改變而仍然有在。……關於在歐洲許多地方設立的政府的性質，他們（指蘇聯方面而言）引用者）的見解和我們不同。他們要在紅軍所到的地方——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波斯的海各處和芬蘭，甚至奧地利和土耳其——堅決設立性質合乎自己需要的政府。」

他的話的意思是，蘇聯和美英對其政府的觀念本來是不同的，這樣的不同之所以一度被美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乃是爲的戰時的團結，而且他並沒有因此消除掉。到了勝利以後，敵人消滅了，那本來存在於美英和蘇聯之間的不同，不但不能再被降低甚至還要提到議事日程上面來。在這里，拜恩也會感慨的說：「勝利的聯合國反碰到了一个傷腦筋的問題，即：怎樣對付勝利？」

不用說，美英和蘇聯的不同是有的，因爲前者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而後者則爲社會主義的國家。然則他們的不同會不會妨礙他們的繼續團結和平合作呢？不會的。他們在戰時既能堅持團結和合作，而一直堅持到結束了戰爭，根據這樣的經驗，他們在戰後自也能繼續團結，繼續合作，而避免再發生戰爭。我們要曉得：蘇聯雖然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但是他所希望於戰後的歐洲的，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而是一個民主主義的歐洲。根據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憲章以及美國故大總統羅斯福所揭舉的四大自由，一個民主主義的歐洲，美英是不會不同意的。所以，資本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國家並不是不能在戰後繼續團結，繼續合作的，並不是不能爲戰後的歐洲而共同努力的，而民主主義就是他在戰後繼續團結，繼續合作的橋樑，也就是他們在戰後的歐洲共同努力的橋樑。這個橋樑既能使得他們在戰後的歐洲携起手來，自能使得他們在戰後的世界也携起手來。

拜恩認爲蘇聯「要在紅軍所到的地方——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波斯的海各處和芬蘭甚至奧地利和土耳其堅決設立性質合乎自己需要的政府」，這是誤會的，因爲蘇聯希望這幾個國家設立的政府，並不是社會主義的政府，而是民主主義的政府，如果說「需要的

話，民主主義的政府正是他所「需要的」。

拜恩又以爲「關於在歐洲許多地方設立的政府的性質，他們的見解和我們不同，其實這樣的不同也不是根本的差異，」而僅僅是英國記者詹斯丁所說的不同。——「德國人希望和德國人民合作以改造德國，而美國人則不和人民合作甚至還反對人民。……在政治領域里的俄國人，表示出比民主的美國人還大的民主主義。」（據詹斯丁指出）（特別是在奧得河以東）雖然激烈的農業改革正在進行，現在在經濟領域內也看不出任何有「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痕跡。」

四

詹斯丁所說的不同，不僅僅是談的英國人，同時是談的俄國人。推開詹斯丁說的話，美英心目中的民主主義並不是真正的民主主義，甚至他們也不想實行真正的民主主義，而且連法西斯的殘餘也不想徹底消滅掉。不獨在德國，美國及日本的內閣還存留着不少的法西斯份子，而且法西斯西班牙和法西斯阿根庭也都公然存在着。

于是，問題發生了。

一方面，美英的反動份子從容法西斯份子而作狼狽爲奸的打算，一方面，法西斯份子在勾結美英的反動份子而作死灰復燃的打算。法西斯就是戰爭，有了法西斯份子，和平就遭到威脅。現在不是有許多常常談到第三次世界大戰嗎？拆穿西洋鏡來講，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聲浪，主要的乃是法西斯份子製造出來，傳播出來的。（自然，此外還有不少以耳代口的人或頭腦不清楚的人在響應着）。因爲惟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一切法西斯份子，才會找到他們的出路。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反法西斯的戰爭，然則法西斯份子所宣傳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又是什麼戰爭呢？他們說：那是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那是一個反動的戰爭。爲什麼？他們又說：因爲美英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蘇聯的經濟制度是不同的。

法西斯份子的計劃，常常會用美英反動份子的嘴說出。在美國，他威爾可曾是一個出色的反蘇專家，他曾經說：「美國如果不趕快採取一

種新的外交，軍事政策，則目前戰爭的結果將是一個俄國支配的歐洲和一個俄國支配的亞洲。我國應該承認喬山憲章和布里斯托爾會議協定。但是在這個案子里，我們還必須採取一種強硬的正當的政策，以抵制俄國帝國主義，經常同英國及其他將依附英美核心的國家聯合行動。

在英國，近來邱吉爾又可算是一個出色的反蘇專家，他曾經說：「我對俄國以爲新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想，我更對俄國以爲新戰爭是迫在眉睫的想。這是我因爲我這樣的確信我們的命運是在我們自己的掌握中，確信我們掌握着足以使未來得救的權力，我就覺得有這樣說出來的義務。」他的話如果用真確的話來解釋一下是這樣的：「在這里，邱吉爾也是忠實于他自己的——他總是說着不是他假說的話。實際上，他拼命要使人相信新戰爭不可避免的想法。不但這樣，他更煽動這種戰爭，這正是反蘇的戰爭。」所以，鮑威爾的話固然帶有火藥氣，邱吉爾的話却更帶有火藥氣。而這兩個入異曲同工的地方是：鮑威爾想由美國拉攏英國而構成英美核心，並且還經常同其他將依附英美核心國家聯合行動，邱吉爾想由英國拉攏美國而構成英美軍事同盟，並且還準備「力勸」西方的各民主國家，在英美軍事同盟的旗幟之下，團結一致（見真確理選）。

不管是由美國拉攏英國，或由英國拉攏美國，美國當局的態度都是舉足輕重的。當邱吉爾在富爾敦演說了以後，跟着紐約時報就有這樣的表示：（一）美國如果和英國簽訂軍事同盟，將使美國對於大英帝國各領土的安全有切實的義務，（二）軍事同盟的簽訂，可能爲對聯合國機構維持和平秩序缺乏信心的表示。這便是美國當局的態度。

由于紐約時報的表示，不但可以看出美國和英國中間還存在着矛盾，並且可以看出美國對於維持和平秩序的聯合國機構並沒有缺乏信心，而這就意味着華盛頓需要和倫敦團結，合作，但同時也需要和莫斯科團結，合作。何況斯大林說過這樣的話：「我不曉得邱吉爾先生及其友人們能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再組織一個新的軍事的盟軍以反對『東歐』，但如果他能達到這個目的，也是很少可能的，因爲『簡單的人們』的千百萬人足夠衛着世界的和平事業，那裏就可以自信的說一句，他們必像他們在二十六年前被擊敗一樣而同樣被擊敗」，美國和英國都知道火不是好玩的。

邱吉爾的憤然而發，正顯出了英國的反動份子已遭受到打擊，而這樣的打擊又會影響到全歐的反動份子，影响到全世界的法西斯份子。

五

老實說，華盛頓需要和倫敦團結，合作，需要和莫斯科團結，合作，同時倫敦也需要和華盛頓團結，合作，需要和莫斯科團結，合作，因爲這不但美英進步份子的要求，而且是美英人民的要求。至于蘇聯之需要和華盛頓及倫敦團結，合作，那是更不用說的了，因爲惟有依賴這樣的團結，合作，才能維持一種持久的和平。莫洛托夫說：「我們首要的目的，就在和各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維持和平及合作」，接着莫斯科電台的評論家便補充着說：「正爲莫洛托夫所說，蘇聯已準備用事實證明他『將爲一個可靠的柱樑，來維持各國的和平及安全，恰似在戰時他所做的一樣』，由此可見蘇聯不僅備具有維持和平及合作的決心，同時還具有維持和平及合作的實力。」

美英不是常常關心「蘇聯所要求的是什麼」這個問題嗎？最近蘇聯半官方雜誌「新時代」曾在「國際通告」一欄論文中給了明白的解答。蘇聯的目標是：（一）各國間穩定而持久的和平，（二）蘇聯邊境的安全，（三）在各國間設立和平及敦睦政府，和蘇聯保持善鄰關係，（四）加強國際合作，以國家的平等爲基礎，而非以若干國家壓制其他國家爲基礎。儘管和法西斯份子狼狽爲奸的英美反動份子不斷企圖煽動反蘇的浪潮，可是蘇聯維持和平及合作的態度，並沒有因此而稍變。

自然，國際間的和平及合作究竟能不能維持，這却要看美蘇能不能團結，能不能合作而後定，在這里，參加美國報紙編輯會議的真理報評論家加勃提倫諾夫，曾以肯定的口吻告訴我們：美蘇一定能聯合起來，「向着建立和平，民主，繁榮的目標前進」，而且他又說：「我們曾爲反對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同樣的思想而鬥爭，這種鬥爭在和平時期也應繼續下去。」

是的，在和平及繁榮以外，不要忘掉向民主的目標邁進，也不要忘掉在和平時期繼續爲反對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而鬥爭，這是特別值得美國注意的，也是特別值得英國注意的。

四月二十二日

納粹投降後的一週年

黃藥眠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德國宣佈了希特勒死訊，由比尼茲繼任了元首，五月七日德國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於是歐洲戰爭首先宣告了結束。全世界的人民瞻望着柏林的勝利之旗，莫不感到十分愉快，因為人類的苦難希特勒和慕索里尼究竟是死了。

每個人似乎都有這樣的感覺：即這個勝利，求得比我們所敢期望的還早，當一九四四年末，希特勒在西綫發動反攻的時候，大家都還在吃驚：希特勒的內閣軍事還有那樣堅強的攻力力量！

然而英勇的蘇軍逐漸突進，四月二十五日，他的高刺已刺入到柏林的心臟，希特勒最先是乞靈於秘密武器，可是秘密武器無靈，然後又求助於游擊戰，可是游擊戰並不能成功，最後又幻想着他來一個斯達林格勒的奇跡，然而法西斯的組織雖然堅強，究竟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於是希特勒像一隻野獸般被燒死在柏林的廢墟裏面。縱火的人究竟是給火燒死了！

八月十五日，日本也正式接受了盟方的投降條件，民主的勢力終於戰勝了獨裁的勢力，幾百萬擁有現代裝備的敵人，不戰而舉起了雙手，打破了戰史上的先例。

這時全世界的人都為勝利的光芒所照耀，大家都說：但願永遠不要戰爭。

然而法西斯主義，是不是跟着納粹的德國，法西斯的義大利，日本的廢台而死滅呢？戰爭的毒藥是不是從此可以消滅殆盡呢？

才一個週年呢，法西斯主義者，經過一個期間的隱匿，現在又逐漸猖獗起來了。

我們當還記得在一九四四年末，納粹的頭子們，一面在滿嘴滿臉地，而一方面，則早已在籌畫，一旦老巢傾覆後，如何去找尋一些安身的去處。他們恢復了外灘的自由情愫的把柄，出去，他們以商人的姿態，以企業家的姿態，暗暗的向國外的富翁們建立下經濟關係（據本月二十二日西班牙人所報說的，西班牙的股份公司裏就有百分之直接間接由德國人管理）他們以技術協助的名義派了專家，去教授，到國外去替別人服務，他們以慈善家或教會的名義在國外建立了些學校和醫院。

我們當還記得，當德國納粹們已經正式宣佈投降以後，有些國家却為此而示威遊行起來有些國家今天才向納粹頭子希特勒的死訊，致其哀悼辭問之辭，明天却硬硬心腸向杜尼茲的政府絕起交來，甚至有些國家明明是絕了交，但對於它的外交使節，還特意給予私人的優待。

我們當還記得，去年當戈林和巴本在美國軍營裏做了俘虜的時候，美國軍官竟然也有不少慕索里的信徒，把這位敗人的魔王，外交界的狐狸當作英雄一來崇拜，害得艾森豪威於受人攻擊之後，不能不下令聲明，認爲這些納粹頭子並不是「友好的敵人」！

就是現在，我們也還很清楚地看得見：希特勒和慕索里尼的徒弟，弗郎哥，和斐倫却還穩坐在西班牙和阿根廷的政府裏面。以皮鞭和絞架對待着民主的信徒。你們不要說這些小法西斯沒有多大能為罷，他們的神通可不小呢，斯退丁紐斯在舊金山會議裏向特別拉攏阿根廷，今天英國的紳士支持着弗郎哥。當弗郎哥向瑞士購買軍火武器以四十五萬的大兵佈置在法西邊境，威脅和平，蒙養着十多萬德國納粹餘黨，秘密製造武器的時候，英美外交家還堅持佛朗哥政權問題是「內政問題」，「不干涉主義」的惡毒復活在英美外交家的「堆積」裏面！

也許有人會感到奇怪，戰爭結束已快了一年了。爲什麼，在德境英軍佔領區裏，始終還有未會解除武裝的德國軍隊，在荷印，在中國，還有大量的日軍，大量的英美軍隊駐屯在許多其他國家裏面，還沒有復員回

國，幾經駐在國人民的幾次抗議，他們還是裝聾作啞地，照舊留留！

也許有人會感到奇怪，明明是有波蘭政府，但英國却始終要在波蘭支持着差不多十萬數目的波蘭流亡軍隊，明明是有南斯拉夫政府，但在德國的美佔領當局，却偏要另行成立南斯拉夫的武裝。這似乎是很難索解，這些武裝究竟是爲了什麼而存在！

也許有人會感到奇怪，英國的紳士，既然對西班牙，如此其着中「不干涉」，但爲什麼，他們對希臘又這樣有興趣，偏要千方百計的，想設法把那位做禮拜都感到不耐煩的希臘國王送回希臘去。莫非英國的紳士，偏不喜這們門牛的國度，而偏愛上這個繼承着雅典文明的文物之邦！

也許有人會感到奇怪，當戰爭還未結束的時候，美國一再宣言，日本天皇是第一號的戰犯，可是，戰爭勝利地結束了，除了尼米茲將軍來走了天皇的一匹名馬以外，這個第一號戰犯還是穩坐在皇宮裏，成爲了國家統一的象徵，現實主義的美國人爲什麼竟也會有這樣多餘的同情！

也許有人會感到奇怪，中日戰爭八年，中國人民受盡了日寇的屠殺和劫掠，這次日本投降，理應立即將戰犯把日俘獲送回去，可是，事實上，有好多日本軍人依舊是金剛武裝，在另外一個旗幟之下進行着「聖戰」。

也許有人會覺得懷疑在大西洋憲章，聖德蘭宣言，波茨坦宣言，聯合國憲章裏大家都立下了許多應該遵守的規章，可是美國一手抓住中美，南美，和太平洋各島，英國則死抓住埃及，巴勒斯坦，外約旦，伊朗，印度，馬來亞，荷屬東印度，誰也不願放鬆一下他的軍事政治的，或者是經濟的控制。

當然這些矛盾的現象，是有牠的根源的。這原因是作爲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基礎的壟斷資本，同樣亦在英美資本主義國家裏存在着。故，這原因是，以美國爲首的壟斷勢力，正迅速地企圖和德國原有的獨佔資本匯合在一起的緣故，這原因正和地產的封建殘餘勢力，爲了維持他們殘餘的剝削爲了反對人民大眾微小的生活上的改善，又不能不和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反動的勢力聯結在一起的緣故。

大家都知道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的後台老板，比法西斯暴徒們還要聰明，早在納粹們的政權舉以前即已將他們瘋狂地搜劫得來的資金，

投效到「不可侵犯」的地方去了。他們早就在歐洲或甚至美國的大資本家集團中建立了網狀的經濟關係了，誠如孟德拉瓦在自由世界雜誌中所說：「最近美國財政部的外國基金管理主任奧維斯，須密德在參議院的演說，戰時委員會提出證明說：「德國工業對歐洲商家的「秘密的金融關係」據稱有一〇七種存在着，又中立國家至少有七五〇種企業在實際上隱蔽着納粹的補助費。關於這方面的資金也許多到美金數億元：……」

「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合法機構，使經濟範圍以內，法西斯侵入勢力的澈底清除，都極其複雜，……西歐盟國……對敵人的經濟協作往往被認爲純粹個人的不名譽事件，沒有被引爲現存的社會黨頭腦底應有深遠的改革措施的理由……」你瞧，就是這些德國納粹資本家的無孔不入的混進到資本主義的王城，解釋了爲什麼在政治上會有這麼多混亂的現象。爲什麼英美資產階級中的反動集團對於德義日法西斯餘孽這樣同情那些大托辣斯大康拜恩的賬簿上的數字，比一切資本主義的外交家所列舉出來的理由，還要更多理由，更多真實。

過去，德日義法西斯主義者，以最露骨的暴力的侵略向外擴張，這使到他們資本主義國家本身感到威脅，因此，他們便以反侵略，反法西斯爲名而宣戰了，可是一等到德義的法西斯政權垮台，當牠們的力量已不足以威脅他們本身的利益的時候，牠們立即又站在牠們自己的本身的利害觀點上，收容着這批對手的敵人，而把牠們看成爲血肉相親的同志了。

讓我們回想一下過去罷：當第二次大戰爆發的開頭，戰爭之帝國主義的性質是非常明顯的，一方面是德義日帝國主義，一方面是英法帝國主義，英法帝國主義在最初的一年始終都還是在玩弄着戰爭，始終都還是幻想着希特勒會向東去開闢十個戰場，可是當德軍一舉而擊破英法比聯軍而向巴黎進迫的時候，英倫的紳士才真正的從反侵略幻夢中醒了轉來。爲了對付這一個強大的敵人，於是他們不能不把民主主義抬了出來，以對抗獨裁的法西斯主義，同時爲了要動員廣大的民衆以參加戰爭起見，又不能不漸漸將這獨裁的民主主義，再充實以一些新的內容。

而現在充實民主主義的內容這點上，大西洋彼岸的羅斯福總統在他就任以來的新政上，已或多或少地獲得了資本主義改良主義的成效了。所以，在這一個階段以內，一般的說來，戰爭的性質是帝國主義的

爭霸戰。然而我們並不否認，在這裏面，包含著或多或少的主權的成份，改良的成份，在這裡或在那裏包含著或多或少的人民自衛戰的成份。比方希臘南斯拉夫等國對於納粹和義大利法西斯的抵抗，便是一個例子。不過，由於這些解放運動的領導權不是操在人民大眾自己手裏，所以很快就失敗了。

到了德國蘇聯戰爭爆發，於是這個戰爭的性質就改變了，為什麼說戰爭的性質改變了呢？這原因因為，蘇聯一加入戰爭，民主和法西斯獨裁之對立的形勢更加明顯了，一方面是野蠻屠殺，一方面是進步與文明的對立是更加清楚了，千百萬人民為保衛祖國而鬥爭的性質，更加凸出了。羅耶的大西洋憲章就是在這個條件之下完成的，牠的目的，就是在於提出作戰的目標，對廣大人民民主自由的允諾，以此來加強自己在戰爭中的政治力量。也就在這個種類的戰爭中，英美蘇三國結成了同盟。由德華兩會議，雅爾達會議到波茨坦會議，由三大巨頭發表出來的宣言，無疑的都是帶有進步的意義的。聯合國憲章，聯合國大會事實上也是在進步的國際政治潮流中產生出來的嬰孩。至於在內政上，不可否認的，即而即以保守黨為首的英國聯合政府，在某些地方也或多或少地執行了一些進步的政策。

戰爭的性質，雖然變了，但另外一方面我們不能否認，在裏面，還挾雜着英美帝國主義和德義日法西斯主義者間爭奪霸權的成份，我們不能否認，在英美政府的某些角落裏還隱藏着一些法西斯的成份。所以一當戰爭結束，德義日法西斯的威脅已經解除，形勢已經變化，於是那些感代着的法西斯主義馬上顯露出來，牠們不想讓德義日法西斯過去的地位，同時還想收編那些德義日法西斯殘餘的爪牙，以他自己的騙策。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過去是反法西斯的英雄，而現在則在另外一個形式下，經營着法西斯的事業！過去是敵人，而現在忽然會變成了親密的同志。當然我並沒有意思說，現在英美政府已經是和過去的德義的法西斯政權一樣，我不過是說，現在英美政府裏面，正經營着一些法西斯份子，這些份子顯然的還擁有相當大的力量；當然，我也並沒有意思說，現在這些法西斯份子能夠立即組織起來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我的意思不過是說，這些法西斯份子，正在逐漸擴張，逐漸在新的基礎上團結起

來，威脅着世界和平的建立。

同時，我並沒有意思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必不可避免，或很快就到來，不，我的意思，是一方面要指出戰爭的危險，法西斯主義者的猖狂！但同時我們要指出經過了這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民主的勢力已無比的壯大，人民的覺醒已無比的加強，法西斯要搶頭發動戰爭，是必然會遭到人民的反對的，惟有依靠全世界人民的力量，才能保障和平，因此我們必須加強警惕，加緊動員，把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的工作擺上我們的議程。

三

究竟這些法西斯份子，和過半的德國納粹們在本質上是不是相同呢？我認為他們在本質上是相同的，相同之點是：第一是他們同樣的有種族的優越感，歧視殖民地人民，第二是，他們只維護各種巨額和資本家的利益，完全忽視人民大眾的利益；第三，他們同樣的崇拜權力，不講正義；第四，他們同樣的熱心於反對蘇聯，反對勞動者，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自然他們更反對土地改革和企業國營。

最近這半年多以來，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這些法西斯主義的陰影，是在利奧作祟的，比方倫敦三外長會議的時候，有人故意否定波茨坦的協定，在第一次聯合國大會的時候，有人在企圖修改聯合國憲章，此外，比方英美政府對那副首相的優容，英國在荷印的軍事鎮壓行動，英國對希臘的內政干涉，在埃及的遠約駐兵，美國之挾持原子彈來威臨世界，延長軍役法，英美聯合參謀部之繼續工作，邱吉爾的反蘇演說，美國三下黨的活躍等，這些一切都在證明，英美二國裏面，的確存在着有強大的法西斯傾向，牠們在鼓動着戰爭。

不過，第二次戰後的法西斯的活動方式是和戰前的德義日法西斯不同了，過去他們公開的樹立了旗幟，公開的向人道與正義挑戰，擁有着具有近代企業設備的大國的政權，現在自從德義日三國的法西斯政權倒台以後，全世界的法西斯份子都不能不改換他們的活動的方式了。這種有如下的四個特點：

第一、他們把自己偽裝成愛國、民主、和平的支持者。使任何的獨裁制度，都穿上了一民主的底外衣。你想，連那朗哥自己也曾自稱為民主主義者了，而且還有小邱吉爾去為他證明，西班牙的政治制度，和英國的民主制度，並無不同之處。這些法西斯份子的策畧是很明顯的：最先是假借的民主打擊或分化真的民主，然後以假的民主代替真的民主，再然後假借的民主回復到法西斯主義去。

第二、他們知道，他們既然獨立不能的顯露在天光白日之下，他們又知道，戰後的世界，人民生活困難，在許多國界問題，民族問題，資

同國上門國們存在着許多不同的階級，所以他們現在的算算是把自己分單開來，投奔在各個集團裏面去，只要有機會，便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裏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音，挑撥蘇聯與英美間的矛盾，民族與民族間的仇恨，這個集團與那個集團間的磨擦，他們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在製造混亂，製造戰爭，以造成法西斯復活的机会。

第三，他們加強地下活動，我們知道早在希特勒政權崩潰以前，納粹黨徒們就知道他們的壽命不長而大批的派遺門徒潛伏地下，而這些地下英雄又和各國的後落後及反動的秘密結社勾結在一起，和那些偽裝的民主份子混淆氣。

第四，他們知道，如果他們用公開面孔出現，他們是難獲得廣大群眾的支持的，而偽裝的民主，又終於會有一天給人揭露，所以他們認為最有效的辦法，還是利用近代科學，培養少數的法西斯信徒從事於秘密武器的製造，即以最少數的人，用最簡單的方法，作世界規模的屠殺。顯然，這個秘密已從波蘭政府在安理會上對非則政府的控訴裡揭露出來了。

當這英美的法西斯份子，一天天猖狂，一天天和希特勒的門徒，從經濟上到政治上瀰漫，而希特勒的餘孽也正在用各種各樣的偽裝，在各處活動，企圖製造第三次大戰的時候，我們對於法西斯的警惕，對於戰爭危險的警惕，是一點也不能放鬆的。不帶和平的力量，民主的力量正是壯大之中，比起第二次大戰前，他有好戰的，獨裁的力量對此是增大了而多了，然而如果有人以為既然和平民主的力量大過於法西斯，獨裁好戰的力量，因此便放鬆了我們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那也是很錯誤的觀念。

既然，今天的法西斯主義，有這樣複雜的來源，有這樣複雜的經濟基礎，有這樣多的偽裝和變形，有這樣多的不同的派別，因此我們對於他的鬥爭，應該更小心，更多方面，從一千個不同的地方發出子彈向同一個目標射去。我們應該準備着許多途徑，來和一切公開的，或隱蔽的，舊的，新的，成形的和未成形的法西斯主義鬥爭。

第一，我們應該根據大西洋憲章，根據聯合國宣言，根據歷次三巨頭會議的宣言，和決定，液反對任何企圖重演這些憲章和決定的作法，我們要求列強實踐在戰爭期間所作的一切進步的諾言。

第二，我們要經常注意一切國際事件，揭發所有表面上主張和平而背下地在準備戰爭的陰謀，拆穿一切外交上的偽裝的姿態，同時要求立即嚴厲的處置戰犯，立即消滅所有潛伏着的德義日法西斯餘孽。

第三，我們贊成一切進步的土地改革，贊成限制壟斷資本的積蓄和操縱，必須從經濟上剷除壟斷資本的剝削，消滅法西斯所從而產生的經濟基礎，我們才可能保證法西斯主義不會再生出來。

第四，法西斯主義之能否再一度「死」，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能否不會發生，這全要看民主力量之發展的程度如何，人民的覺悟的程度如何，所以為了要真正使戰爭成爲不可能，我們必須加強每一個國家的民主運動，並建立國際間的，民主主義的民衆團體的聯繫，使到我們的民主運動真正能够成爲國際的民主力量。

第五，我們的科學工作者，發動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目前科學的發展已到了如此的程度，一個科學家的卓異的發明，可以影響到全世界人民的命運。所以我們必須使科學家們明瞭他們對於世界人類所負的責任。科學的主要的目的，是在於增進人類的幸福，並使戰爭成爲不可能。

第六，我們要明瞭，殖民地人民要求自由獨立的運動，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要求改善生活的運動，事實上都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因爲這些運動正所以削弱法西斯的力量，使到他們不敢於冒險的發動戰爭。

是的，不容否認的戰爭的危險是在一天天增大着，只有當我們把反法西斯的所有民主力量團結起來，從經濟上從政治上，從科學文化上發動反法西斯的民主運動，有放鬆任何法西斯欺騙陰謀的揭發，並以此來提醒人民大眾，配合着蘇聯的力量，我們才能把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份子掃蕩過去，才能把一切希特勒的餘孽嚴嚴的從法西斯份子羣裏出來，加以消滅。

納粹德國的投降已一週年了，而日本帝國主義的正式投降，到現在也已經有了八個多月，然而這一個反法西斯戰爭的砲聲才停，在荷印一帶即又已發生了殖民帝國和殖民地人民間的武裝衝突反法西斯的武器被用來屠殺那些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當中有功的人民，屠殺那些喝着自由和獨立的人民。一切殖民帝國在戰爭中所立下的諾言都被撕毀了。而在我們中國則萬千的日俘被利用來在另外一些主人統治之下，執行着法西斯的意志。

同胞們，戰爭的烽火還在這裡那裡燃着，千千萬萬人在鉅大無比的生產機器下失業，千千萬萬人在惡劣糧食的影響換着餓，千千萬萬人無家可歸，可是法西斯份子還不見這些人類的災難的，他們現在正在胡說八道第三次大戰，用原子彈來大抵屠殺人民，剷滅文化。希特勒是死了，可是希特勒的靈魂還在死硬派如耶吉爾之徒們的腦子裡徘徊。我們必須警惕，爲保衛和平民主，爲保衛全世界人類的幸福和文明而奮鬥。

論中國獨裁政治的絕路

赫生

從太平天國一八四八年起義反抗滿清到現在，中國的革命已經歷了個世紀的長時期，中間不知有了若干百次的大小流血鬥爭，犧牲了不知多少千萬人的性命。有這悠久的歷史的革命，絕不可能在天下全世界民主勢力空前強大的時候容許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存在。

中國的農工羣衆在長期的鬥爭中已經逐漸壯大；他們有了革命的經驗，而社會經濟的變化使他們在社會當中的力量對比上逐漸取得優勢。他們看清楚了中國應該走的歷史方向，領導革命的人如果離開了這個方向，他們就要把他拋棄而另選擇進步的領導人。由於歷史的發展，中國的革命現在已經超過資產階級單獨領導的階段而成為各革命階級的共同事業，任何一個階級都不能壟斷它，更不能背叛或出賣它。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時候，停止不前的人都要給清除出革命的陣營。

人民的這種力量與覺悟，必然使得今日國民黨中某部份人維持獨裁政治的企圖歸於失敗。獨裁政治失敗的條件是歷史造成的。歷史毀壞了它的社會基礎；歷史培植了人民的力量。以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德日意法西斯獨裁政治已經給歷史的車輪壓碎了，幻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建立畸形的先天不足的法西斯獨裁政治的人們，還會有成功的日子麼？

中國革命的現階段

從封建社會的專制主義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主義，這是歷史的路線。中國在這條路線上走了一個世紀。鴉片戰爭之後，受着西方資本主義的刺激，中國的資產階級漸漸生長與覺悟，以反抗異族（滿清）的壓迫為主要內容，掀起了幾次全國性的革命。太平天國的革命雖然是反對封建專制的農民暴動，但它和歷史上的農民暴動不同，是有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傾向的。後來的民主主義傾向更明顯的革命運動是以太平天國

的革命為先河，而後革命則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更趨更完全的表現。到了「五四」運動，革命便獲得了新的更廣泛的民主主義的內容。在這次運動以前的幾十年中，中國的革命主要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和一般的資產階級革命相同，居於領導地位的是資產階級。但自「五四」運動以後，由於國際國內情勢都起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革命便超越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而成為更趨更進步的運動。

在國際上，帝國主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後，資本主義已明顯地走到了窮途末路，暴露了它本身的弱點。領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孫中山先生此時也看到中國不能再步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後塵而必須自尋其獨特的出路，那便他當時才創立的民主主義與三大政策。資本主義的弱點主要暴露於俄國革命的成功。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第一次表現其偉大的力量，宣示這個階級已開始覺醒而且必然能擔負起其歷史的任務。資產階級失掉了革命性之後，其殘存的民主主義的光輝也在落後民族的眼中漸漸黯淡下去，代替它的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如奧大林所云，俄國的十月革命「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根橋樑，從西方的無產者起，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的被壓迫民族止，建築了一條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請民族問題）。東方的被奴役的民族都瞻望着新興的社會主義的蘇聯；中國的革命也成為世界革命的一環。孫中山之讚揚俄國革命，稱「列寧為革命的聖人，並不是偶然的。

在國內，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已經形成一個比較巨大的政治力量，並且在帝國主義壓迫的刺激與俄國革命的影響下，有了更高度的覺悟。而在另外一方面，中國大資產階級，在對內來說和土地有着密切的因緣，在對外來說，同帝國主義又有着密切的關係，因此對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執行上，他就充份表現了殖民地資產階級的政治動搖性，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對中國資產階級的那力逐漸加强的時

似，也就因為了這個緣故，中國革命的領導權不能不在別的革命階級身上。

但是，中國革命之成爲世界革命的一環和資產階級之不能領導革命並不意味中國目前就進行着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革命。革命循着歷史的路線走，不能一步就從封建社會階級入社會主義社會。外有帝國主義壓迫，內有封建關係束縛的貧乏而落後的國家，不可能立即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他必須動員一切進步的階級組成統一戰線共同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而保證這鬥爭成功的就是民主主義。但這種民主主義不是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主義而是各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主義；祇有不能爲任何一個階級專政的民主主義才能保證統一戰線的組成。

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是中國各階級聯合鬥爭的表現。日本帝國主義打破了遠東的均勢而要把中國完全變爲牠的殖民地，使得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鬥爭集中於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以汪精衛爲代表的封建地主和買辦階級出賣國家民族於侵略者，使中國的反封建的鬥爭集中於打擊漢奸。這是中國革命歷程中一特定階段中的特殊鬥爭，在這種鬥爭中，中國人民不拒絕資產階級參加，雖然資產階級在反法西斯的陣營中時常有些動搖背叛的現象。保證抗日統一戰線的成立與堅強的是民主主義的實行。過去在一部份地區民主主義之被拋棄，造成了抗戰力量的軟弱與數度投降或崩潰的危機；但在另一部份地區，由於實行民主的徹底，各社會階級（包括多少帶有進步性的地主）都參加抗戰的陣營，使抗戰力量獲得極迅速的發展而嚴重地打擊了侵略者。

抗戰因人民的積極的鬥爭和國際的幫助而勝利了。但這種勝利並不能證明大資產階級專政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反之，由於這種專政在戰爭中與勝利後反動措施的阻礙，中國「尚未成功」的革命留下了同樣艱鉅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給人民在戰後來解決。

國民黨獨裁專政的窮途

中國解除了日本侵略者的威脅，並不等於解除了一切帝國主義的壓迫；消滅了漢奸也不等於消滅了買辦和封建勢力。作爲國際地位平等的形式的中英中美新約的簽訂，誠然表示中國在抗戰中向解放途途中

了一大步，但並不說明中國已經完全解放。把中國看做市場與原料供應地的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總是要限制中國的革命向前發展。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和買辦階級的勾結在未來若干年中將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而徹底消滅這些反動勢力就是今後中國革命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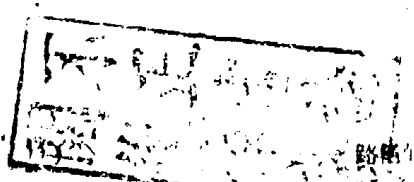
像抗戰中一樣，中國戰後革命的任務，必須是實行民主。民主可以動員一切的力來作戰，也可以動員一切的力量來建設，而建設的成功就足以補助革命的成功。分裂而貧弱的中國不可能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統一而富強的中國不可能淪爲殖民地。爭取建設的成功是中國當務之急，而保證它的成功的只有實行民主。

但是，如我們在上面所云，這種民主不是歐美式的大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而是各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歷史的進步已經消滅了中國形歐戰後專政的可能性，現實的條件決定了大資產階級專政的沒落。

第一，大資產階級已經失掉了進步性。在五四運動以前，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懷着遠大的發展的前途，而煩惱着封建關係的史縛與外來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它當時有着極積極的革命要求。可是，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巨大的陰影下，民族資產階級無能力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因而自身的力量不能跟着時代而發展，僅僅漸漸幻滅了，代替的是對於同盟者的壯大的嫉恨。於是大資產階級內部便以不同的程度變化着，有的還希望在外國獨佔資本的互相矛盾中保持民族資本的殘破的半獨立局面，有的則完全投靠外國獨佔資本而成爲買辦階級，並和封建地位結合爲一。

在另外一方面，在參加抗戰的比較親英美的大資產階級地主，當時是因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了他們本身的利益，因而起來反抗，可是在抗戰八年中，他們並沒有趁這個時機在產業上建立起一個基礎，相反的，他們反而更和官僚政治，地主的商業金融資本，和土地建立了更密切的關係。於是商業金融資本，官僚資本，和新興的地主，就形成了一個集團壟斷在政府的上層，國民黨的內部，而變成國民黨內的獨裁派，和佔中國大多數的工人，農人，小資產階級，中小資本家和中小地主對立着。

第二，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可能發展成爲獨立的



資本主義的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正在瘋狂地掠奪殖民地以延續其資本主義的壽命；為着重分殖民地，他們發動了兩次世界規模的戰爭。在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中，中國是最有價值的一個，因為在她的廣袤的土地上有最豐富的人口與最豐富的資源。帝國主義之急切要掠奪奴役這個半殖民地，表現在日本的武裝侵略中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與日本的衝突。中國如果發展其資本主義而成為獨立強大的國家，那就是脫離了被剝削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而和資本主義先進國在國際市場上競爭，這是他們所不歡迎的。所以他們要維持中國的封建關係，要使中國的資產階級處於從屬的地位，而待當中國革命發動時，他們都露骨地協助中國的反動統治者撲滅革命的勢力。在他們的壓制下，中國的資本主義是沒有前途的。

直接奴役中國人民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倒台了，中國現在應該有一個很好的翻身的機會。但這不是說中國可以取日本地位而代之，成為和英美競爭的國家。資本主義世界霸主的英國因為先天雄厚與工業力最的龐大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傳統，其對待殖民地的方法遠較法西斯國家為開明，但它在基本性質上依然是帝國主義的。赫爾利的對華政策是美國帝國主義性的顯露。赫爾利的確與馬歇爾來調解中國內爭，是美國的民主力量與中國人民的力量迫使美國改變其對華政策的路線，使其不能經由對國民黨的控制而把中國變為事實上的殖民地。在中國人民的力量與國際和平民主力量壓迫下，美國可能對中國採取比較開明的政策，扶助中國經濟建設以提高中國人民的購買力。但亦祇此而已；他絕對不會讓中國的資本主義脫離對他的依附性而獨立存在。他不會超過這個限度而讓中國發展成爲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在美國影響和操縱下的中國大資產階級不能完成其發展中國成爲一個自由山獨立國家的使命，而且由於牠本身的腐敗，以及遭受到全國人民的反對，牠已無力來接受美國的幫助，而逐漸走上產業化的道路了。

第三，作為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不可能走資本主義的舊路。要擺脫世界性的帝國主義的枷鎖，中國必須和世界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中國必須和蘇聯以及東歐新的民主國家站在一條線上，必須和殖民地人民團結爭取自由平等，必須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者結成同盟。既然在

國際上與蘇聯的友軍站在一起，在國內，又是以工農小資產階級聯軍為主力，這就決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內容，和中國資本階級性的革命的前途。中國的最反動的資產階級是決然沒有辦法來執行這個任務的。

中國的法西斯政治形態

在最近十餘年間，中國的政權差不多都是繫在殖民地的大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手裡。但在這十餘年間，他們顯露了它的無能與反動性，基本上資本主義發展的止軌，民族資產階級便在對外獨佔資本與國內封建勢力妥協中覓出路，這樣就更減弱了它自身的生長的機會而增加了腐敗性。這個階級中的銀行家並不是從工業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他們並不投資於工業而祇是投資於金融投機事業土地投機事業與囤積居奇的商業。這樣，他們便和買辦階級封建地主結合爲一，作外國資本家吸吮中國人民血液的媒介。這個集團中的大地主也不能用資本主義的方法經營他們的土地，只是賴封建的剝削方法榨取農民的血汗以自肥而已。這樣的支離階級對於民族經濟完全沒有建設的或發展的機能，於是嗚呼民族經濟的日愈衰敗，他們也日愈增加其寄生性。

沒有建設機能的銀行家，買辦階級和大地主自然而然地使用着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所固有的剝削方法來剝削中國人民。除商業利潤和地租之外，他們還利用統治機構從事露骨的野蠻的掠奪。他們控制着國民黨的上層，排擠了國民黨中較進步的份子。通過國民黨，他們緊握經濟作爲掠奪與壓迫工具政府機構，變為種種非法非法他們的掠奪行爲。這樣，銀行家、買辦階級、大地主和官民腐敗軍人，便溶合而成統治的集團，以人民爲魚肉，以政府機關爲力組。所有租稅制度、專賣制度、公司法、金融設施及其他經濟統制，都是爲這個集團的利益而實行。不是官僚資本就不能獲得大利潤，獲得大利潤的必須是官僚資本。政府機關既爲他們所壟斷，政府的收入也成爲他們的財產；主管官下轄于財務部門要錢，被認爲是當然的事；雜費賄賂度只適用於他們所雇用的人員而已。實行了這種殘酷掠奪的結果，他們把中國變成了一個乞丐的國

家。

這種剝削制度必然增加統治集團和人民之間的矛盾，使這個集團（國民黨中的獨裁派）成爲革命的對象。爲着要維持統治權，這個統治集團便使用了種種的手段來壓迫人民的反抗。由於中國是個未曾受過現代民主政治生活的半封建的國家，一切封建君主時代的非人道的壓迫方法還可以應用；由於中國生於法西斯已出現的時代，更殘酷而有效的法西斯壓迫方法也被採用於中國。這就說明爲什麼中國的統治者那來醉心於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爲什麼他們不惜耗費巨款，建立和（Gestapo）相同的特務制度，爲什麼從北伐以來那成年的青年和民衆下層過司法的程度便死在特務份子的手上。

在統治技術方面，國民黨的政權比北洋軍閥是進步了。特務網的密佈，檢在法庭的嚴密，人事制度的週詳，訓練制度的繁複，宣傳機關的龐大，法幣制度的施行，在在都不是從前北洋軍閥那人所能比擬。這些一部份是從德國和意大利學來的，一部份則爲中國所固有。新生活運動是點綴着現代裝飾品的封建的麻醉方法。人事上的主奴關係和軍隊的私有也帶着封建的腐味。爲着維持統治權，不惜施行足以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制度，這樣，民族資產階級在自己強迫自己的生機。

在壓迫人民一事上雖然發現低效的弊病，但在行政上却一舉效率也沒有，沒有新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基礎的封建法西斯制度，只能具備法西斯的殘酷性而不具備它的工作效能。德日魯的法西斯統治者的任務是爲本國的獨佔資本在殖民地已被分割盡的情形下尋覓出路。因此在其工作上它的工作效能非比尋常的資本主義國家更爲不可。中國的法西斯統治者的目的係是維持封建剝削的優越地位，不爲着發展中國資本主義與使命，也沒有從本主義的競爭的工作制度，因此在其工作上更覺不能可能極低的工作效能。

十多年的管政，除開種種腐敗和幾條通用手續外，外債的公路之外，並沒有任何建設。在民族的戰爭中不取積極的防衛行動而取消極的防禦用意的退守的態勢。統治着四萬萬的人民，對於日本侵略軍中却感到兵源的缺乏。掌握着廣大土地上的豐富的資源，却不能動員充份的物力來作戰。反受着物資缺乏與物價高漲之累。而對着通貨膨脹，工

廠倒閉，農村破產，飢民遍地的現象而相應不理或束手無策。一切徵兵、徵糧、貿易、接收、救濟等巨額設施，都以黨權命令始而以指油分肥。這種貪污、腐敗、黑暗與缺乏效能，顯示着中國封建性的法西斯統治者不能履行發展中國成爲獨立自由、民主國家的任務。

過渡期的聯合政府

獨裁的統治集團既已表現其反動則無能，而客觀條件又已規定這種專政的絕路。因此，爲着國家民族的前途，這種政治是應該而且必然改變的。中國不能讓一百年的革命歷史斷於今日的一黨專政。中國不能因國民黨獨裁派的反動與無能而繼續忍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封建關係所造成的貧困。今天當獨裁的統治集團已失掉它的進步性，而其他的階級又已覺悟與民大的時候，後者自然而然地站起來要求政治上的新改組。

代表農工利益的共產黨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同盟挺身要求參加政府，不是要求初創黨分享半封建性的剝削的權利而是要求初創黨與國民黨的民主派共同領導革命。有人把兩月前召開的各黨派政治協商會議說成是分裂來看，那只有原委要辨明對剝削的權利的國民黨中的反動份子。如如此，反對封建剝削的共產黨和民主同盟是沒有一黨一派的念頭的。共產黨和民主同盟所擔負的是負起他們所統的歷史使命，把中國的革命不斷的向前推進，因爲革命不能中止，不前進就要失敗，而事實上掌握政權的國民黨獨裁派正在腐爛着中國的革命。未來的革命的艱難與危險也險過去的抗戰一樣，需要各階層的人民共同努力奮鬥。國民黨裡面的民主派是有其進步性的，共產黨和民主同盟參加政府之後，可以幫助國民黨民主派發展國民黨在過渡期的革命傳統，各黨派共同組織的聯合政府是絕對必要的。

我們相信國民黨的大多數國民黨員，國民黨內的民主份子是不會反對組織聯合政府的。然而，到今天爲止，國民黨的獨裁派還沒有表現其歡迎聯合政府的誠意。它一方面雖然派代表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並在該會中委會的宣言中早已表示要實行政治協議，但另一方面又製造種種條件，企圖把這決議推翻。有意發動起的反黨風波。這少數的反動的統

治中國目前還使用着政治的和軍事的壓力來反對聯合政府——用非民主的國民大會和憲法偽裝與合法化他們的獨裁政治，同時發動內戰企圖迅速消滅革命的武力。

內戰對中國命運的威脅不下於日本的侵襲。因為第一，內戰將危害世界和平，而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可以陷中國於異常危險的境地的。第二，內戰將加重中國目前萬分嚴重的貧困饑荒，枯竭中國的復活力。第三，反動的統治集團正在希望與煽動美國在中國執行斯考比政策，奴顏婢膝地向帝國主義投降。避免內戰的唯一途徑是在政治上調和敵對黨派的利益，而調和的方法就是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內戰的危機雖隨着東北兩軍軍隊的衝突而日見嚴重，然而避免的可能性是有的，那不是完全繫於馬歇爾的調解，而基本地繫於中國人民力量的強大。人民的力量之強大所以能使政府捨武力解決之途而覓取政治的妥協。在這個條件上，聯合政府的成立是可能的。

聯合政府在目前是必需的。作為過渡期的政權，由各黨派妥協組成的因為人民直接選舉的較高級的民主政府不可能由法西斯政府的驅使一夜間就改組而成；所謂還政於民不是憑虛構的有形的國民大會便能實行。在法西斯政治毒藥未肅清或滅殺之前在 *Hitler* 遭到處肆虐而人民未有基本的自由的時候，不可能舉行真正民意的選舉。肅清法西斯毒藥的責任不能委託給法西斯的統治集團，這就是為什麼國民黨一黨專政必須讓位於各黨派的聯合政府的理由。

聯合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為將來的民選政府的產生鋪平道路。由於聯合政府只是各黨派妥協之下產生的政府，它是過渡性的，牠的任務是第一步是先把阻礙民主進程的障礙掃清，要求履行人民自由的四項諾言，要求取消黨派的特務組織，逐步的改組的軍隊某種程度內清除或減少行政上的腐敗貪污，相當程度內挽救和緩當前的經濟危機。用這些進步的措施來保證真正代表民意的選舉。

我們相信民選的政府將能逐步引導中國走上新的道路。

四月二十一日

(接二十頁) 現在我們可以舉出如下的例子來證明「約法」在事實上已不能「根本有效」了。第一，「約法」第三〇條憲政實施前「由中國國民黨行使中央統治權」，第七二條國民政府「委員若干人，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但是經過國民黨同時又是政府的代表簽署的政協協定關於「改組政府組織」問題，「國民政府主席應由國民黨內人士選任之」(附註三：國府委員名額之一共除半數由其他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充任)這就說「後」行使中央統治權的已不再是一個國民黨而是各黨派共同行使了。第二，「約法」第二八條，憲政未實施前之「政治綱領及其設施依建國大綱之規定」，而即將成立的聯合政府所依照的並不是國民黨一黨的建國大綱，而是各黨派協商的「和平建國綱領」。

第三，若依照「約法」第八七條的規定，「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則行政事恐再再行政」開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佈之，若依照這規定行事，可是國民大會已決定在下月五日開始了，(這已無限制延期)「編者」民主的憲法也將在這個會議通過。總括一句最近政協的決議和「約法」的規定有着極大的出入，然而問題都不在彼此有着出入而在於前者是客觀的堅強現實，後者是到了時的東西；到了時的東西在客觀現實面前「根本失效」是很自然的，這種情形將主席自己承認，所以三月一日國民黨二中全会閉幕時，他說要「變通處理關於建國程序的內容以求得和平建國的機會」而且我們知道政府更應選擇教的地方正多着呢。

五

綜合上面分析，可以看出「訓政時期約法」應否廢止問題不是個理論問題，「法統」問題，而完全是個政治問題，而政治是變現實的東西，從時代說，時代已改變了；從中國民情說，構成「政治」的因素——政治的力量對比及其相互關係已改變了；即就「約法」本身來說，第一，它並不是遵照孫先生遺教所訂定的「根本大法」，第二，就是國民黨政府對於「約法」也沒有做到應有的尊重程度，而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國要依照「約法」規定來實施憲政，是條絕對行不通也不應行的道路。在現實情況下尊重現實還是尊重「法統」呢？不過，上面已經說過：「法統」不過是政爭的一種工具，為了保持和鞏固已得的利益與政治地位，它便被拿出來作為政治盾牌去對付對方，現實條件已使訓政時期約法非根本失效不可，那它的被廢止還有什麼疑問和爭執的地方呢？ 四月二十一日

「訓政時期約法」何以必須宣告死亡？

張定宗

最近的國內政局，其混亂和嚴重情形，幾乎回復到本年一月以前的狀態。這可以說是國民黨二中全会閉幕後的必然結果，因為二中全会的決議動搖了政治協商會議的五項決議。在這混亂與嚴重時期，四月一日，蔣主席對國民參政會作了個政治報告，在報告的最後一段，他對「訓政時期約法」以國府主席的資格表示明瞭的態度，據說這是對中國共產黨代表在三月底的綜合小組上提出主張的一個必要的說明。中共代表的主張是：「由訓政到憲政過渡時期，訓政時期約法應即廢止，由各黨派依平等合法原則共同參加的國民政府，其組織法應依照政治協商會議關於政府組織的協議製訂。」蔣主席說：

「訓政時期約法是民國二十年國民會議擬定的國家組織法，這一部約法只有國民大會製定的憲法才能代替。在憲法尚未頒行之前，訓政時期約法是根本有效的；要知道國家不可一日沒有政府，政府不能一日沒有法律，尤其是國家與政府所依據的根本大法。約法。我們國民政府就是根據訓政時期約法而成立的，而且根據訓政時期的約法而行使職權，倘若憲法尚未頒行，而約法先行廢止，中國就沒有合法的政府，國家就要陷於無政府狀態。」

「政治協商會議在本質上不是制憲會議，政治協商會議關於政府組織的協議案，在本質上更不能代替約法，結束訓政的的步驟，只有召集國民大會，若要代替約法而為憲政時期國家組織所依據的根本大法，那只有國民大會所制定的憲法。這此說話可以一句話說完，即是：法統必須維持，訓政時期約法不能廢止。」

在沒有對「訓政時期約法」進行討論之先，把約法在什麼環境下產生來個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為任何法律都是當時政治力量及其相互關係的一種表現。

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國民會議在南京進行，「訓政時期約法」就是在这个會議上通過的，該約法共八十九條，內分總綱，人民之權利義務，訓政綱領，國計民生，國民教育，中央與地方之權限，政府之組織及附則共八章，像這樣重要的「國家與政府所依據的根本大法——約法」，據說近代中國立法史作者楊幼炯先生承認：全部條文是在兩小時內通過的。其草率程度可以想見了。

一九二五——二七年（即民國十四年——十六年）的大革命失敗後，兩種不同性質的內戰同時在激烈地進行着，當時國民黨內部裂變愈深，故該黨第二屆四中全会（十七年二月）時，一部分國民黨人倡開國民會議，但是這建議在「蔣蔣未定，派派未定，派派未定，派派未定」，因此所以利用之說」的理由下被打消了。到了十九年國民黨內部以汪精衛、鄧春為首的政治派系聯合馮玉祥開錫山在北平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發表宣言，該宣言中有說：「南京國民政府不能運從總理遺教，訓政雖開始，約法迄未頒佈，遂致訓政其名，個人獨裁其實」，因此便提出：一、根據中山先生北平宣言及遺囑，召集國民會議；二、制定訓政時期之約法等主張，以為號召。該會議並通過「國民政府組織大綱」在北平成立與南京對抗的國民政府。這陣鬥爭完全是官僚政客爭權奪利所常玩的把戲，與平民無關，不足重視。不過從他們的鬥爭中，可以看出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問題。第一、不管在南京抑北平的人物，為了要反對或打擊對方都想利用「法統」來作爲爭得或鞏固自己權位的旗幟，由此可見所謂法統不過是政爭的一種工具罷了。第二、反映出當時國人對孫中山先生所主張召開的國民會議和開始訓政的迫切要求。當時的許多自由主義學者如以胡適爲首的人權派在新月雜誌上就提出這樣的主

張：「如果要保障人權，確立法治基礎，第一件應該制定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至少也應該制定所謂訓政時期的約法」。

十九年十一月一日，汪精衛在軍事失利，當時的國府主席蔣介石先生向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提議召開國民會議並制定訓政時期約法。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吳敬恒等贊成召開國民會議，但反對制定約法的理由是有總理遺教和國民黨政綱，再來一個「欽定式的約法」(吳敬恒語)實沒有必要。可是「訓政時期約法」還是照原定計劃在會議上通過了。

國民會議是孫中山先生所主張召開的，會議目的在「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和「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並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列舉之政綱，提出國民會議，以期「國民澈底的明瞭與贊助」。國民會議的代表孫先生主張是由：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共同反對曹吳各軍，九、政黨，各團體之代表組織之，並「於會議以前，所有各省之政治犯完全赦免，並保障各地方之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根據孫先生所主張召開及組織的國民會議是個以民主方式解決國是的會議，可是，二十年五月五日所召開的國民會議其目的，其組織及其所通過的「訓政時期約法」是不是與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相符合呢？為事實所証明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所周知，國民會議召開的目的並不是「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和「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原來牠的第四次會議討論事項的第一項是「國民政府削減赤匪報告」，閉幕宣言「要旨」第四項是「決心撲滅赤匪」，這是謀「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然後進一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及「統一與建設」還是謀內戰與破壞走向相反的道路上呢？這是一。其次，由於會議目的並非如上說，因此十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國民黨中常會所通過和二十年一月一日國民政府所公佈的「國民會議選舉法」，與孫先生所主張的選舉方法便大有出入了，各所周知，「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軍隊，「政黨」，孫先生是主張要有「由各團體之團員直接選舉」的代表參加的，可是在選舉法裡面「大學」被加上「教育部立案」的限制，「政黨」則祇規定一個國民黨，其他

黨派如共產黨是在「削減」之列，而沒有選舉和被選代表的資格。「各省學生聯合會」和軍隊也一樣沒有參加會議的份兒。此外，在選舉法上對代表資格及代表選舉加上許多煩瑣的不必要的限制，以致會議的代表性祇限於局部範圍。會議目的和代表選舉方法已然這樣，因此在會議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並保障各地方之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便根本談不到了。像這樣組織起來的會議怎麼能說是國民會議呢？所以當時的國府主席蔣介石先生於十九年十月三日向國民黨中執會提議召開國民會議時會說：「本黨遂奉總理遺教，實施建國程序，暫定一黨專政之制，期成天下為公之志，而速開國民會議，尤為總理遺囑所明示，早應切實奉行」。可見召開國民會議之目的在緩和國人望治要求和「暫定一黨專政之制」。而國民會議的實際指導者於會議開幕時更說：「自由民主主義之政治理論，本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所以天賦人權之說，持主權屬於全民之調，動以個人自由為重。英國民治本其長期演進之歷史，人民對於民權之運用，雖有時不免生效能感之憾，然亦可以進行。若無此項歷史社會背景之國家行之，則意大利在法西斯黨當政以前之紛亂情形可為借鑑，他邦議會政治之弱點已充分暴露而予論者以疑難。自由必與責任並重，自由乃有意義，否則發言愈盛，誰執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也。……據急不及待國家危難，領導者無政治經驗之民族是非經過較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使不可，況工作定為過渡之階段，自與法西斯黨理論有別。」這段說話可說是國民會議政治的基本方針。國民會議已由在這樣的政治原則指導，而其目的其代表的產生就背了孫先生的初衷，所通過的「訓政時期約法」的內容如何，不問可知了。

三

和國民會議召開目的及其代表的產生與孫中山先生的主張不相符合一樣，「訓政時期約法」的基本精神與孫先生所主張的訓政目的及國民黨政綱是不符合的。孫先生於十三年制定建國大綱實有上說：「倘能依建國大綱以行，則軍政時代已能漸淨反動，訓政時代已能扶植民治，雖無憲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權利與幸福，已非舊憲法而行政政者所可同日而

「依照孫先生的意思，「訓政」的意義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並非藉「扶植民治」之名而行專政之實。然而「約法」的精神及「訓政」的結果在證明是與孫先生所主張的訓政目的及國民黨政綱不相符合的。第一，所謂訓政時期約法，是國民黨為「暫定」黨專政之制，而召開的國民會議的產物，孫中山先生在世時並沒有明確規定中國要國民黨來「黨專政」，他所主張召開的國民會議共組織的九個團體中的第九個團體祇說「政黨」而不說國民黨，就可看出他對國家大事是不主張由國民黨一黨去包辦的。至於國民黨在政府裡而居於指導地位的明確規定是孫先生死後不久的事情。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即孫先生逝世後三個月）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議決將孫先生手創的「革命政府」改為「國民政府」，「關於政治方針由國民黨政委會決定，以國民政府之名義執行。」第二十五次會議時又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法」，它開頭便這樣規定：

「國民政府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及監督，掌理全國政務。」這是國民黨在政治上，居於「指導」地位的第一次的法律根據，這一法律根據成了後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嚮矢。到了大革命失敗後的第二年（十七年）十月三日，國民黨中央常會更通過「訓政綱領」，該綱領的第一條說：「中華民國於訓政時期開始，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第二條說：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不過，國民黨在政治上地位的確定，還是「黨意」而不是民意，因此到了二十年便開個實際上由國民黨代表會議的「國民會議」，根據所訓政綱領在會議上通過了所謂訓政時期約法確定國民黨在政治上的地位，在該約法第三十條上重復了「訓政綱領」所規定的國民黨在政治上的地位說：「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二國的政府所由國家與政府所依據的根本大法」裡面明白規定應完全由某一政黨去行使統治權，在世界政治制度史上是沒有先例的。蘇聯大家都知道她是由共產黨領導建國的國家，但她並不是一黨專政而是無階級專政的國家，在蘇聯的「國家與政府所依據的根本大法」裡面是找不出「由共產黨……行使中央統治權」的字眼或暗示的意思來的，但是上面已經說過「國民政府受中

國民黨之指導與監督」和「訓政時期……由國民黨……行使中央統治權」的決議與規定是孫中山先生死後的事情，因此，訓政時期約法的基本精神與孫先生的遺教是有重大出入的。此外，「國民黨」並不等於「國民全體」是沒有疑義的，但是「約法」第二條已明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為什麼「中央統治權」偏要國民黨一黨來「行使」呢？這「自相矛盾」之說是不是孫先生的遺教呢？

第二，「約法」的訂定已由孫中山先生「教育」了重大出入因此人民所得的權利與幸福在「約法」上便有了種種限制，其結果與「訓政」便不是一「扶植民治」而是「限制民治」。人民所應具有的基本權利即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可是「約法」上應有明確規定應保障，且沒有同意的；而它的規定應有傳遞性，即普通法律與約法規定有抵觸時普通法律不生效力的，保障也是沒有問題的，否則，本來可以保護，又何費乎「根本大法」原給予人民的自由權利與保障呢？國民黨政綱對內政策第六條對人民自由權利的規定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可是「約法」對這項規定有根本上的不同，譬如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等條，它一面制定人民有遷徙」「有通信、通商秘密」，「有結社集會」，「有發表言論及刊行著作」之「自由」，同時又規定「非依法不得停止或限制之」。所謂「法律」當然是指普通法律而言根據「根本大法」而產生的「技術法律」。試問「根本大法」上所規定的人民所應有的人民所應有的自由權利，「技術法律」應不應該給予絲毫限制呢？若果是應該的話，那所謂「約法」也罷算是「根本大法」呢？大家都知道這「約法」利用神用的「約法會議」通過中華民國約法；大家也知道這個「約法」是袁氏稱帝的護身符。可是在袁氏的約法第五條對人民的自由權利也有過這樣的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有通信秘密」，「有居住遷徙」之自由，但和訓政時期約法一樣，「自由」之上都冠有在普通法律範圍內，再就約法條文說，汪、鄭、馮、閻等於十九年十月廿七日所公佈的「中華民國約法草案」對人民自由的保障反而要比「約法」來得明確與進步。如第三、五條「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應有負責發起之人向該管官署聲明，如無帶帶武裝或直接擾亂社會秩序情事時，不得干涉。第

三六條「人民有結社之自由，非有犯罪嫌疑或證據，不得封閉」，第三七條「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經法院審判，不得禁止發刊」，第四〇條「本憲上列各條人民之自由，國家非在各條所規定之範圍內，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大家都知道，法律是政府頒行的，祇要它認為有必要時，便可頒行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而所謂「國家與政府所依據的根本大法」若果不能對政府的權力及其頒佈法律的範圍給予明確的限制和對人民的自由權利給予有效的保障，那所謂「根本大法」還有什麼用處？

第三，建國大綱第十七條說：在訓政時期「中央與省之權限權採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約法」第五十九條也說「中央與地方之權限，依建國大綱第十七條之規定，採均權制度」。但是在「約法」的其他條文却並不如此，「訓政」結果更不是如此。「約法」第三條「中華民國永為統一共和國」，像這種國體是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均權？很明顯的這絕不是地方分權制而是反對地方分權的中央集權制，這是一。第六十條各地方於事務範圍內得制定地方法規，但與中央法規抵觸者無效」，這還說「但與本約法或建國大綱抵觸者無效」而說「與中央法規抵觸者無效」在其涵義及程度至少是有毛病的，這是二。第六一條「中央與地方稅之劃分以法律定之」。這種統統的不作具體詳細的規定的結果，財權一定會集中於中央，十五年來「以法律」劃分「中央與地方稅」之結果，「省庫」已經被取消，省已經沒有稅可收了，現在祇有「國庫」和「縣庫」，如所周知，「縣庫」的稅款收入微乎其微的，即是說現在的「稅」祇有中央有份，各地方是沒有的，因之在財政上各地方便完全受制於中央。至於第六三條「工商業之專制專管特種權屬於中央」的規定，那更露骨表現出「約法」關於中央與地方之權限的情神，並不是均權制度而是反均權制的中央集權制。這與孫先生遺教有相似的地方嗎？

第四，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即五種治權，理應是人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的表現或結果，即是說，「約法」第三二條「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權，由國民政

府行使之」二條與建國大綱第十九條「在憲政開始時期，中央政府當完成設立五院，以試行五種之治」的規定是不符合的。如果說，提早實行五種治權是政府基於事實上的需要，人民就不需要提早行使四種政權嗎？這完全把人民當作「阿斗」的做法，由此可見「訓政」之用意何在。最後，「約法」祇談到「解釋權」而沒有談到「修改權」屬權的，這是有意的忽視還是全部條文因在兩小時內通過而疏忽掉了呢？這決不能祇看做是個技術上的疏忽，因為這種「疏忽」對延長一黨專政的壽命是完全有利的。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個很簡單的結論：「訓政時期約法」是實際上國民黨會議的國民黨會議的產物，一轉手間它已成了「國民公意」的「法統」，已成了保障國民黨獨佔革命果實的有力的政爭工具，但是從國民會議的召開到「約法」的訂定，都是與孫中山先生遺教不相符合的，因此它就是個缺乏民主氣味的「根本大法」，在本質上是國民黨政府的而不是國民政府的「根本大法」。

四

被稱為「國家與政府所依據的根本大法」——「約法」從訂立到現在已足十五年了，十五年來世界的和中國的歷史方向已有了基本上的改變，可是中國的憲法到現在又還沒有頒行，「在憲法未頒佈之前」「訓政時期約法」是不是「根本有效」呢？這是個目前在爭論着的問題。不過，問題的焦點不在現在是不是「根本有效」的問題，而是這種根本與孫先生遺教不符相合的，缺乏民主氣味的所謂國家「根本大法」——「約法」是不是適合目前中國人民的需要和世界的潮流的問題，問題是應該這樣來提出的。如所周知，「訓政時期約法」是在不利於革命的民主的運動的環境下訂定，這一「約法」的訂定主要的就是對付當時革命的民主的力量。就國際來說，那時候是當資本主義於相對穩定後又陷於空前破壞性的世界經濟恐慌的時期，所以歐美和遠東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備在經濟上同時還在政治上對中國採取不聞斷的壓迫控制政策，企圖藉此來解決它們自身的經濟恐慌及因經濟恐慌引起的政治恐慌，它們對中國的革命的民主的勢力是採取仇視和打擊的態度，在列強經濟政治交迫之下，中

族危機已日深一日地陷於嚴重的局面之中，而當時離開革命陣營的政治集團爲保持已得的革命果實不惜加緊對帝國主義的依賴並在它們的支持下進行殺革命的行為。另一方面，意大利法西斯已於「進軍羅馬」之後獲得政權，法西斯細菌並已在戰後的不滿現狀的，爲經濟恐慌、政治恐慌所襲擊的或所轉瞬的國家蔓延着，在中國有人攻擊「效能遲緩」和「最可痛心」的「英美民治」就是受當時意大利「統治權」的影響。就國內來說，自一九二八年二月對蘇聯絕交後，中蘇邦交極度逆轉，國內各階級的相互關係重新結合之後，農地主，大資產階級和買辦階層，爲求適合自己需要的社會秩序，在獲得帝國主義支持之下，對革命的民主的勢力，大舉進攻，造成國民黨以外黨派轉入地下的恐怖局面，即使國民黨內部的異己份子也在排斥之列。在這樣的國內外形勢下所召開的國民會議和所通過的「訓政時期約法」，其代表性的狹窄和政治性的倒退是可以想見的。

如果說當時國內外的惡劣形勢和革命轉入低潮與退守時期是產生「訓政時期約法」的條件的話，現在的國內外形勢可完全改變了。民主已成了當前世界政治的主流，德意日法西斯國家已崩潰了，法西斯細菌在世界範圍內已經在垂死掙扎的階段，以前協助殺中國革命的帝國主義有的已倒下去了，有的已某種程度內，以促使中國成爲民主國家爲有利了；中國的民主潮流在急漲着，民主勢力再不是採取守勢而是採取攻勢並已逐漸成爲國內政治的中心力量了，在國內外民主潮流高漲下，就是攻擊「英美民治」最力，認爲它的「效能遲緩」具「弱點已充分暴露」的人物，現在也大談民主，歌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好像自己是民主老戰士似的了。世界已經改變了，人民已開始翻身了，反民主的一切的論調已經不敢公開的正面的大吹法螺了。十五年來國內外形勢已起了像這樣的根本改變，十五年前的「訓政時期約法」，姑不論其在什麼情況草擬和通過的，總之，它是不能也不應適用於當前的已起了根本變化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需要。退一步來說，如果「憲法尚未頒布之前，該「約法」是根本有效，它只有國民大會制定的憲法才能代替的說法是對的話，那麼思無非是說「約法」，這個「國家和政府所依據的根本大法」是應絕對遵守的，絕對對中的，那麼，第一事實是不是真的如此呢？第二

「約法」在事實上非失效不可時又應該怎樣辦理呢？

關於第一點，「約法」第八條附則第一條（即第八四條）明明說「凡法律與本約法抵觸者無效」，但我們試着手拈幾個例證來說與「約法抵觸」的法律是否「無效」。一、「約法」第七四條「各院院長及各部會長，以國民政府主席之提請，由國民政府依法任命之」，可是在「約法」公佈後的「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第一條即規定：「國民政府設主席一人，委員二十四人至三十六人，參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之」，二、「約法」第六五條「國民政府組織中樞機關之治權」，第七一條「國民政府設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各部會」，這雖並沒有明白規定五院對誰負責，但從文義五院是對「應權」治權之國民政府負責的，否則，國民政府主席是否負責政治責任，是含混不清的，然而「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第一五條却規定憲法未頒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各自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上述兩點的修正，與「約法」的規定是不很符合的，而如所周知，二十多年當時的國民政府蔣介石先生因國民黨內部不和睦治已宣佈下野南遷廣州對立的國民黨亦於是發表通告，以「表示本黨統一，而七奉「國民政府組織法」的修正，是國民黨內部宣佈「統一」後的事情，且「修正」的結果，使國民政府主席就某種程度來說已由蔣實政治責任轉到不負責任政治責任的蔣了，他的權力一如故主席林森生前所說的一樣，他是國民政府的「監印」而不是「主席」等到三十二年七月底國民主席蔣逝世前，「國民政府組織法」又作了重大的修正：一、國民政府主席爲蔣海空軍大元帥；二、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副院長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之；國民政府主席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五院長對國民政府負責，關於第一點，「約法」第六六條規定「國民政府統率海空軍」，而不是一國民政府主席爲蔣海空軍大元帥，因爲前者是整個機構是集體後者是個人，關於第二點，「約法」第七一和七四兩條都沒有明確規定「五院院長對國民政府主席負責」。而且以前已修正爲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國民政府主席權力再修正的結果，它只是負責實際政治責任的和具有蔣個人的權力的人物了，因此，中國的半自治制度就全國範圍來說是極高度的中央集權制，而就中央機構來說也是採集權制，這固然是不平常的政治現象，必須指出這種一再修正實是與「約法」精神不符的。

過去的不多事實已證明被認爲「國家與政府所依據的根本大法」的「約法」已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那它在事實上非失效不可時又應該怎樣辦理呢？（續十五頁）

論當前社會的救濟事業

孟 晉

一、從廣州救濟分署的事件說起

當社會事業還沒有在人們頭腦中佔據一個位置的時候，要來談社會救濟是不容易的，社會救濟只是社會事業中最消極的一個部門，它的意義是指那些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下一定的時間中不能生活或不够生活的人們需要另一些人對他們加以物質生活的援助的一種事業。這些事業，在以前叫做慈善，在現在叫做社會責任，但這只是由於時代進步所給予它不同的概念，在客觀上意義總是一樣的。

這些事業如果在一種平時的狀態下，問題是不大嚴重的，因為一定的社會制度總會產生一定的風俗習慣去支配人類的慣性行為。比如說，在豐裕的田園時代，認為有充當乞丐資格的人，只是那些老弱殘廢或者是遭遇了天災人禍的群眾。假若你是一個年富力強的人，你也在去作這種勾當，你一定會遭受到社會的唾罵和責罰。反之，在一個過渡時代，禮義廉恥雖然無存，大家都唯利是圖，應該被救濟的人，固然得一份，不應該被救濟的人也往往能得一份，救濟不救濟，倒不成爲問題了。

李敏近善後救濟總署廣東善後救濟分署所發生的救濟事業問題，其內容就相當複雜，就不是普通一般人所能一見了然的了。

先說善後救濟總署這個機關。這個機關的成立是針對這一次世界大戰所產生的災害而設置的，主要的對象是國家，所以它和普通的救濟機關不同。據重慶三十一日中央社電：

「聯總運濟之衣物等救濟品。行總頃已決定分配之原則，規定：(一)舊衣及舊鞋專作救濟之用，決不出售，救濟對象爲各地難民，但其甚貧苦之教師，亦得以難民身份依照手續申請，但須經當地行總分署審核；(二)棉花及羊毛十個月內(一九四六年六月止)棉花可剩十二萬五千噸，羊毛可到三千噸，大部分將轉售給國營及民營工廠；(三)縫紉機及絨絨，全部配作工廠之用；(四)毛絨成品大部予以出售，小部分用於救濟；

(五)絨帽，將聯總運到之原料，製成美軍軍式絨帽，分配法正擬訂中。另悉，該署財務局最近發售三噸福特卡車，每輛美金三千四百五十元。

(廣州建國日報四月一日)

從以上這些救濟品的分配看來，我們知道善後救濟總署的所謂救濟實在包含兩種意義：第一種是生產力的救濟，這就是說通過善後救濟總署的物資救濟，可以供得我們已經破產了的生產機構能够重新建立起來以生產國民的必需品；第二種才是社會事業的救濟，這就是要救濟那些因戰爭而使得他們不能生活或生活不足的人們。但這兩種救濟在救濟品的性質上已經就被確定了的，一種是生產手段一類的物質，一種是直接消費品。從這里我們就可以解決一個問題，即善後救濟總署是否爲救濟機關的問題。這事可就行總廣州儲運處余副處長對於救濟品分配的聲明中獲得說明，他說：

「救濟品麵粉及牛奶，目的在平抑市面物價，並非單純救濟，蓋救濟分署並非一慈善機關，亦非一善堂(這還是舊觀念在作祟！)作者)也。」(四月二日建國日報)

那末，這問題如何解決呢？這問題是很明白的，即「救濟分署」是救濟(社會事業的)機關又不是救濟機關。說它是救濟機關，因爲有一部分直接消費品是應該當作救濟品分配給那些不能生活和生活不足的人們的，這在前面所根據的善後救濟總署的分配原則中可以看出來。說它不是救濟機關，因爲它還有許多東西不都是那些生活困苦者所需要的，前面已經說過，它的目的是在救濟生產力，是一種經濟政策性的救濟，它和普通的工業貸款之類的性質是一樣。該負責人的辯護是根據前一理由的，市民的指責是根據後一理由的。問題是假若市民的指責只限於「麵粉及牛奶儲頭」，那市民是對的。如果余副處長利用後一理由而掩護前一理由，那顯然是狡辯，企圖混淆問題的現象。

以上所說，是根據理論上的原則而說的，這兒還有一個積極的證據

。就是根據各部長最近在各政會的社政報告中，有這樣一句話：「行政院撤銷賑濟委員會，將臨時緊急賑濟業務，暫時歸併救濟總署辦理」這可見得救濟總署不但在理論上是一個救濟機關，在事實上也是一個救濟機關了，所謂並非一紙空文，真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二、誰應該被救濟？

要救濟事業不會變質，要救濟那些應該被救濟的人，這是一個嚴重問題的。

現在我先來談一些事實。我們知道，自抗戰發生後，凡屬國立或省立的大中學校，即有貸金公費制度的設備，這在本質上也是一種社會救濟性的救濟事業，但在實施的過程中，毛病百出，不一而足。結果，真正貧苦的學生倒不能享受貸金，而享受貸金的人不過是增加他們的揮霍機會而已，就是揮霍嗎，也幾乎是毫不足輕重的，一月的貸金只夠他們一次小規模的飲茶，這對於他們有什麼必要呢？

又如戰時公教人員的待遇，實際上也採取了救濟性質的辦法，比如米店生活補助費等。但是這種辦法也很不妥當，因為全部收入都不能維持一個家庭的最低生活標準，有些時候，連買米都不夠。這樣一來，就只苦到了那些單靠微薄津貼來維持生活的人，因為中國還是一種複式收入制度的國家，有的有土地可以收地租，有的有資本可以取利潤，至於薪津在他們不過是點綴品罷了。

以上這兩件事，不過是拿來作一個例子，說明救濟事業要認真做得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近世歐美各國，他們為着施行社會政策，有專門的職業訓練，有特殊的科學技術，尤其是美國，不但有一般的社會統計與社會調查，而且有更具體和更深入的個案工作 (Case Work)，供社會事業變成有效的工具，不啻容不容。這道理非常明白淺顯，因為社會事業是一個社會治療的工具，要治療有效果，就要診斷有辦法，無視診斷的治療，一定不能對症下藥，與庸醫殺人無異。在中國，受過專門訓練的社會醫生已經少得可憐，而這些醫生生命週也如同早期的科學人材一樣，棄置不用，讓那些「走方郎中」橫行霸道，結果社會事業更加不堪設想了。

以上所說指診斷被救濟的對象這一帶而言，這已經是需要相當的人材和技術才能克服的。這兒再談救濟的方法問題。

談到救濟的方法，根據救濟品到達被救濟者手裏的情況不同，可以分做三種：第一是機會救濟，這一種救濟是施之於「乏」而不是施之於「貧」的，所以只要給他一個購買的機會便罷了。這就是普通所採取定量分配制，限制每一個人的購買量。第二是價格救濟，這是指那些收入不定的人，他們可以買，但不能償付全部的價值，所以必須降低價格以適合他們的購買力。第三是價值救濟，這是救濟貧苦者的辦法，因為他們沒有收入，必須將全部的價值讓予它，他們才能維持生活。這不論你是採取商品價值或貨幣價值的方式都可以，大約在物資缺乏的情形下宜採取商品價值的形態，在物資充裕的情形下可採取貨幣價值的形態，在貨幣不足的情形下宜採取貨幣價值的形態。

這兒又要重複提出余味南先生的說話，他說：「救濟品麵粉及牛奶，目的在平抑市面物價，『平抑物價』是經濟政策不是社會政策，這是我們要首先認識的。從理論上說，通過物價也可以完成一種社會政策的任務，但這有一個條件，就是你的物資可以在平抑物價上起一個決定的作用，否則將是自費。尤其是在目前，一方面是物資極端缺乏，一方面是游資極端充斥，要通過經濟政策來完成社會政策的任務是絕對不可能的。誰都知道，通過價格的分配制度只是便利有錢人的分配辦法，這是經濟學的常識。事實很明白，當善後救濟總署放出物資的時候，物價是下跌的，但物資一經售罄，價格就馬上上揚，結果是誰得了利益呢？無非是那些收購物資的商人。這還能發得上『救濟』嗎？總之，我對於善後救濟總署的工作方針，認為必須把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這兩個範疇分辨清楚，因為他們是身兼了這兩項工作和任務，而對於社會政策方面的措施，尤其不能通過經濟政策去實現。

最後我來提出救濟方法的一個具體意見，即對於社會救濟事業的物價分配，基本上應該採取兩種方式：(一)價格救濟，這是用減價的方式與一般公教人員，因為他們的收入是不足的。(二)價值救濟，這是指一般難民和貧民而說的，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收入。能夠這樣去做，就不會把救濟事業弄錯了方向。如甲糧食問題更為嚴重的時候，對於一般

市民也可以採取機會救濟，但這恐怕不是善後救濟總署的能力所許可，而事實上亦不至如此迫切。

三、關鍵在政治

我在四月十四日建國日報上讀到了一封致編者信，從這里顯示了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茲將原函鈔錄於下：

「關於救濟洋米運到，而米價反漲之原因，筆者有友在某機關做一小職員，據他的解釋，是當洋米到港轉粵時，假如是一百噸，則將八十噸在港沽出，然後運二十噸至廣州，乃將現款在廣州購回八十噸補數，如是一轉手間，則廣州與香港間米價之差（因香港米恒貴過廣州）應八十噸運費。（因實在是運三十噸，而報銷是運一百噸）在廣州一買八十噸，米市受此刺激，立刻上漲，將所購米囤積相當時日，既可以表示是外洋舊米，不是廣州市新鮮貨，又可待價而沽，至相當滿意乃放出，如是應三層厚利，而大人先生腦滿腸肥。故救濟洋米到粵，實在是本地米變質云云。果如是，白米將得不大特貴。」

在這一封信內，實在包括兩個問題：第一政策問題，因為所謂「又可得價漲至相當滿意乃放出」乃是經濟政策的一種辦法，而不是社會政策的辦法，這在前面已經說明，不必重述；第二是貪污問題，本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對我們加以糧食的救濟是由於我們的糧食不足，所以才把其他各國的糧食運到中國來分配利缺糧的地方，不意運來廣州的米，因為便於少數人的貪污却只到香港就變質了。這樣一來的結果，不但社會政策的救濟辦不到，連經濟政策的救濟也落空了。

這種現象只有廣州有嗎？到處都是一樣，據美聯社上海四月十一日電：

「中國善後救濟總署官員今日否認外傳聯運來中國的救濟米已到達了上海的黑市場。但他們承認大批的救濟麵粉已有不合法的用途。在上海碼頭接收聯總物資的中國救濟署，承認他們沒有辦法使救濟麵粉不落到黑市商人的手上。聯總官員批評說，上海的「商人」是世界最乖巧的，他們的手能無孔不入。」現在這裏的黑市可

以六元美金買到四十九磅一包的聯總救濟麵粉，這價錢比戰前麵粉價高五六倍。」

像這樣的黑市價並不算稀奇，廣州的公開價格是二萬二千七百元一百磅，合美金也是十一元左右，至於黑市恐怕就下此數了。廣州的黑市情形，可以從參議會的質問中窺見一個大概：

「本月廿五日起，該署公告發售罐頭牛奶等物，有市民枯候三日，無法購得者反視市面，則購處均有罐頭牛奶發售，至第四日（即廿五日）下午三時，該署即宣布發售，如照該署規定計算，每日發售八十支，分兩處收發，每日不過共發一百六十支，每發限購兩箱，廿三、廿四兩日共發出罐頭不過六百四十支，為數極少。（發售日期由廿二日起至廿五日止，但廿四日是星期日休息，廿五日後至該署宣告停時止，並未發過發售）。三月廿八日建國日報）本來，社會救濟事業，在入制削人未消滅的社會制度中，就是百分之百的做到，也不過是在維持制削制度的存在。現在，又在制削制度上加上一個政治問題，就迫使社會救濟事業弄得不得樣子了。這簡直是制削上面加制削，貪污上面加貪污。」

有人說：這是官僚政治必然產生的結果，因為在過去這些社會事業都是由慈善家或慈善團體去作的，他們無論如何都有一種悲天憫人的心懷，所以在這方面的貪污總是很少的。

照我的看法，現在的老病，不僅在於官僚政治，而且是由於特殊的官僚政治，因為普通的官僚政治，極多不過是「用權勢」或「官相權勢」，但這種「權勢」被人發現或「相權」被人拆穿，總還有一個明白的「了結」。現在這種特殊的官僚政治，不但保障他「去貪污」，而且鼓勵他們去貪污，因為他們有一副特殊的本錢，一切的滔天大罪，都可以用這一副特殊本錢去抵償去勾銷，那末貪污又算什麼一回事呢？

羅馬的一位皇帝提庇留說：「善牧者剪羊毛，而不顧其羊」。在現的官僚政府不但要剪其羊，而且連草都不給羊喫，甚至「見死不救」。人民將何以堪。實在，站在統治者的立場，社會救濟事業是最好的一個收買人心的工具，然而今天的事實恰相反，他們都只注重利用這東西去收買特殊的官僚，讓他們為所欲為。這究竟是誰的損失呢？這除了特殊官僚從中漁利以外，就是人民的加深痛苦和政府的減低威信。

要把當前社會救濟事業的頹風轉移過來，問題很簡單，就是民主。比如拿善後救濟總署的工作來而，他們在那個地方，就和那個地方的人民結合起來，大家商量一個公平的辦法去處理去分配，自然就不會流弊百出了。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

談詩

靜園

7 兄：

一年以來，我們常常有機會對面傾談。詩學總是我談論底中心。此刻回想起那種高興得擊情激越，口沫橫飛的情景，誰能容得住由心地一笑？只可惜大都隨興扯說，對於一些比較重要的地方，往往倒反浮光掠影。每想用筆墨向你稍作系統的談述，可，性子懶，事情又往往雜亂，結果只成了空願。今天，一清早起來，就覺得像坐在大灶旁燒。這時候，窗子外的藍空和白雲，都覺得發發。寬格間的蜘蛛絲像慢網子一樣靜定。自然沒有客人來打擾，自己也怕到街上去受那一「汗水浴」的苦刑，坐在這破舊的書桌邊，不自主地拿起筆來，想寫出關於詩的一些意見，當做又和你在茶館裏或樹陰下快談一陣。

經過了相當的考慮，我承認詩底主要任務，在傳達真實或真理，（這好像可以用一個外國字概括它，那就是 truth）。這個意見自然需要相當解釋。我想分做三點去說明它。

第一，詩是否表現真實或真理？——這是一個稍有爭論餘地的問題。不過，我想如果把這個名詞加以說明，問題底解決就該順利些。如果有人硬要把一般科學上或哲學上那種極精密的認識及極概括的原理法則，算做真實真理，那麼，詩和它們的關係，就便不是全然沒

有，也決不能算做空話。換一句話說，它們未必會是一切詩歌底內容。可是，對於詩中所

表現的真實或真理，除了嗎此外行的或極端偏端意見的人以外，恐怕很少會做異種看法。我們常常聽見人說：「有時，自己也不免這樣說：這首詩對於人情物事表現得多么親切。或者說：那位詩人偉大的地方就在於他能深刻地捉住了那種世態，人情，而寫入詩，世態，物事——就是我們所說的真實或真理。詩人無論他寫塞給底苦惱，寫耕夫底疲勞，寫旅客底寒暄，寫貴人底驕橫，寫志士底人底深潭深處，寫離人底士底如謀計，乃至八雲，雲，其底光影，寫一草一木底性態，寫一蟲一鳥底鳴聲……只要寫得稍真並多少顯示了那內在的意義，就可以說是表現了某種真實或真理。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碧深似花，十戶中人稅」，「露得眼前指，卻却心頭肉」，……這些自然是表現了某種真實，真理。志士惜日短，慈人知夜長，「半生見翻覆夢，相悲各問年」，「遙令天上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這些一樣是真實和真理底表白。「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星睡不野關，月湧大江流」，「落木千山天濤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這些詩句難道不都是表示着「一種真相」——特別是一種理智？詩人不一定要像科學家那樣，去記述或證明天體形成底過程，生物變異底情況，物質化合底因果，自然或社會演進

底規律，……他在表現所接觸所感與的事物中顯示出它底實狀及理法，這就是對於真實真理底一種表白。如果我們借用那位法國天才美學家基約（G. G.）底話說來，那就是「一種自發的科學」。

其次詩人怎樣表現真實或真理？——如果科學家通常是冷靜地抽象地去窮盡他所探求的真理的，那麼詩人却是極富地具體地而且簡爽地去抒寫他所感知的真理的。他們發覺的真理也許並沒有很大的差異，可是彼此表白它底方式却非常不同。這正像已類和獸類同樣營養生活，但用那方式却全然兩樣：一種是卵育，另一種是胎生。詩人和科學家等表現真理方式的不同，原因自然不只一點，可是主要却在他們獲得真實真理的過程底差異。科學底哲學上的一篇論文或一部著作，大都是經過作者精心觀察，比較推究和判斷的結果。它大體上是一種「理智」的勞作。詩人底詩篇，却大都是作者對於事物的突湧的感興底結果，或者根據那種感興構築成功的。自然他在工作進行上，要憑藉一定的客觀對象，要利用許多日常的觀察和經驗。可是，那些澎湃澎湃的感情，活潑跳動的想像，却更加是他所需要的。詩人自然不具備心臟工作，可是那工作底全程必經過活潑跳動的感情。詩人自然不能離開思索，可是那思索却大都在有聲色的境界裏進行。有此外國學者說：「詩是真理底直觀的或形象的表現」，又說：「詩是感性的真理」。這正是上述現象各就一面的說明。而在這裏就在在著詩底特殊性，它和科學或哲學底一道分水嶺。我們明瞭了這點

也可以知道，宋明時代有些道學家所做的詩（理學詩），所以多要不得的原因。同樣也可以知道，現在有些作者拿某種科學或哲學底原理（儘管它本身是怎樣正確的）去生硬地「做出來」的詩篇，所以不大使人感動的原因。詩中的真理要表現得像花朵中的香氣。海水中的鹽味。它含蘊在花朵和海水底全體裏，使你能够直覺地感到它，眼裏却不會看見什麼香塊鹽粒。詩人底作品（特別是優秀的作品）雖然多少總包含著些科學或哲學底要素。可是，用科學家或哲學家底工作方式去寫詩，那結果是注定了要失敗的。哥德說，詩人要在作品裏隱藏他底哲學，就因為很明白這種道理的緣故罷。

最後詩應該表現些什麼真實或真理？——這好像是個不必過問的實際上却不容忽畧的問題。人事界和自然界裏大小不齊的萬千現象，各有各的真相，也各包含著一定的真理。詩人底作品，是不是無差別地去表現它呢？首先是辦得到辦不到的問題，人底壽命和他底智力，情感等都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接觸，領悟和感應的事物範圍，也決不是無限的，沒有限制地包羅一切真實真理底表現，在邏輯上是不可能，在實際上是沒有這回事。其次，就算那是可能的，也不是必要的。人只應該把和人聯自身較有關係的事物當做行動和學藝底對象。人底行動，學藝自然不應該限制在太狹窄最近的范围底小圈子裏，可是人總是人，他底作為不能夠毫無計劃和目的地聽任自然。總之，在藝術的意義上，詩人決不能夠（實際上自然也不會）無所為地工作，他生在一定社會裏，和人

多數人共營著一定生活，各個大團體裏底利害關係，就應該在他們底生活裏，他們共通的欲求裏，大體上就應該是他底欲求裏。自然，詩人不能夠完全和民衆一樣。他比一般民衆必須更有敏銳感覺，深刻認識和藝術才能等。但大體上他又必須以公衆底心情做心情，以公衆底實的是非當做是非。這樣，詩才能成爲人民底喉舌，它才能成爲人類底最高事業——用老托爾斯太底話說，是成爲「人類進步底重要機構」。（注）我國從先秦以來，倫理主義在詩學上占據領導地位。這種主義，從現在看來，當然有許多缺點；在新文學運動興起的時候，它就做了攻擊底主要目標之一，但是，如果我們暫時撇開它底缺點不顧，它那種根本精神，並沒有什麼錯誤，不覺怎樣說，詩必須是「倫理的」。

（有些批評家把機會一類反抗詩人底詩篇，當作惡底底呼聲。其實，這只是站在不同的——也許應該說是陳腐的——倫理觀念底一種判斷罷了。）鄭板橋並不是個屬於正牌的倫理主義的詩人，可是，他却說：「作詩非難，命題爲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這話很值得玩味。他所謂「題」就是現在普通文藝論上所講「題目」（Theme，或譯作「主題」）。在詩史上看來，偉大的詩篇，大都具有偉大莊嚴的題目。所謂第一流作家，是很少浪費精力去寫述那些瑣瑣的爭執和微末的義理的。他們大都能夠把握當時最重要的真實真理去給以動人的表白。前世紀一位英國著名的藝術批評家說，最偉大的藝術家是那種表白了最大多數人底最大觀念的人。那班一生竭神勞

精力吟風月，贊花鳥，繪雷霹靂，刻鏤犀牛的詩家，他們也許多少說白過一點真實或真理，但那些瑣屑細微的東西，和廣大的社會人底進步繁榮有多大關係？那種詩篇不過是極少數人閒情餘興底發洩罷了。」（譯者語）詩，不是人間有用詩。這種攻擊，決不能夠算做怎樣過火。

今天底詩人，決不能夠忘記我們所居處的社會，決不能夠忘記我們所運籌的時勢。現在我們所在對峙的，是一個太平凡的歷史時期。我們底社會是驚心動魄的！在這里有濁浪翻山的橫流，有背舌紙空妖火，有結隊喊人的猛獸，有穿風披雪的弱草，有窸窣呼吸的奇異……可是，同時也有晶明徹底清泉，有輝照世界的明燈，有傲然批攤的鐵錘，有傲抗冰霜的松竹，有沁透心魂的芬芳……我們底社會是神祕戰鬥的社會。我們底時代是非難陳的時代。在這當兒，真正的詩人，對於眼前驚心動魄的情景和隱藏在這種情景背後的意義，他是不能夠淡淡過去的。他要以真實的最非標準，健全的爱憎情感，和獨得藝術技能，去判斷，去贊否，去創成自己底藝術。宋代有位詩論家，說千載所以只有杜甫底詩，是因為他底遭逢是不常有的。可是，我們底時代，不正是很有利於做杜甫一類偉大詩人麼？我說了這些話，你當然不至於誤會，以爲我在極力獎勵那種頹文八股。沒有疑問，我們所要求的（至少在理想的意義上）詩篇，必須是作者底生活和精神底最底真實的表白。（虛偽或勉強，是違背藝術原理的。）問題只在於詩人要怎樣做

才能够達到那一步。我以為，今天底詩人爲着獲得完成自己使命的能力，他必須投進時代底洪流裏去鍛鍊自己，提高自己。這樣，他才能够寫出充滿着意義的詩。這種作品，才不至被拋到歷史底無足輕重的角落裏去。

× × ×
我們移到技術底問題。

一切藝術都是不能夠缺乏技術的。一般藝術理論上所謂「自然」或「不尚技巧」，那往往指的是一種「極致的」技術，或者使讀者不容易察覺出來的技術。詩不僅是一種藝術，而且是一種特別需要精湛的藝術。關於這點，我們實在沒有詳說的必要，只要記起中外詩史上傳統地對於詩形、詩作法底講究，又記起古來許多聽了簡直要叫人發笑的苦吟故事，不就很可以明白了麼？其實，對於這，我們各人自己一點貧乏的創作底經驗也儘够做證人了。一首真正成功的詩，就是在技術上達到完美程度的詩。做詩的人，如果說可以輕視或無視技術，那就等於說，木匠可以不需要繩墨例鑿，建築師可以不需要構圖營造，僧侶可以不需要刻苦修鍊。這難道不是荒唐的事情？詩人應該重視技術，這是天經地義的。可是，更重要的，是對於技術的合理的瞭解和態度。

第一，我們必須明白，詩底技術是和內容密切地關聯着的。一定的內容要求着一定的（即最密切的）處理方法。嚴格地說，內容是千差萬別的，因此，技術也不能夠是怎樣固定的。否則，豈不要鬧出將軍穿旗袍，或關夫子在劇戰時也披着「一」一樣的笑話？其次，最高

意義的技術，必須是獨得的。技術可以傳授，可以講習，還在一定的限度下我們不想否認或反對。可是，最高的技術，和實質深刻的內容一樣，必須是獨得的。一難在父兄不能以孩子第一。最後，技術底應用必須是圓熟的。嚴格地說，沒有所謂生硬的技術，正像沒有所謂純青一類的話，正可用做對於技術圓熟狀態底一種說明，而這種境界也就是一切成功的藝術所必須達到的。總之，創作上，一種技術底完成，在於它是適切一定內容的，是不鈔借別人成規的，此外，它還必須是運用圓熟的。我們也許可以說，因爲圓熟，它才能够充分適應特殊的內容，也才能够完成真正的獨創性。

盲目地鈔襲別人或一時代已成底技術，或不分皂白地沿用一兩種固定的技法，再者，牛生不熟地製作着，像初踏進實驗室底學生底動作，這樣，結果，只能夠做成三不四的東西。真正的藝術，決不會存在這里。正像剪紙繁茂，決不能夠糊出活人一樣。在我們底詩史上，實在不缺少可資證明的例子。比如李商隱、黃庭堅，好些批評家說他們是從浣花草堂出來。可是，如果他們底詩藝只是完全鈔襲杜牧的，那麼，你想他們在詩史上會到一個什麼地位呢？還不是只就第二流作家說的。至於那些第一流作家像屈原、李白、杜甫之流，我們能够從那甲去找出他們詩藝底唯一本源呢？這樣說，並不是主張詩人要立意去拒絕一切有益的影響。像詩人底思想、情感，多少要承受外來的影響一樣，詩人也並非能够完全和

外力絕緣的。誰能够把自己和傳統的或時代的關聯一刀地切斷呢？如果，這是可能的，也是不願有的。因爲這樣做，除了使自已底作品極貧弱粗鄙以外，還可以說說是一種「標體主義」或野蠻復辟歸納？還會帶來什麼呢？難

底作者，是熟悉整個國民唱歌的，北征底作者是不薄六朝初唐而以「多師」爲師的，神曲底作者是那樣熟讀荷馬，歐尼金底作者是那樣醉心「標命」……隨便拈出點例子，不就能够說明詩藝影響底重要麼？在詩藝上，正像在別的文化或人事方面一樣受影響是自然而且是必要的。一個作者所受的好影響越多，那自己底創造也就越有力量，藝術上的創造，決不是上帝式的創造。決不是魔師式的創造。它是建築師式的創造。詩人平常必須吸納種種應用材料。

到了寫作的時候，依自己持殊的精神，手腳，消化地去創造出新事物來。他所受的某種影響當然並非那些有益的影響已經他咀嚼了而且消化了的舊物一樣，變化做他自己底一部分肉。你如果常常地加以剖析，也許多少可以找出那種原素來。可是在這里，它已經是不容再分的了。如果不是這樣，它決不會對這世界底有機體有什麼好處。我們可以對詩人說：一個真正的詩人，他不想是新的思想家，他只是新的思想家。沒有一個真有價值的詩人的內容，是可以靠鈔襲或借用來的材料，它非得完全、恰好的，古人說得相當中肯：「詩有真意，神古則失！」

只有那種「照詩底根本意義和創作理法的」人，才甘願在詩藝上迷失了應走的歸向。他們

海涅的詩：今天中國的寫照

胡明樹

我讀海涅的詩是很遲的。從前讀過的，只是他的抒情詩，雖然喜歡，但還未致惹起特別愛好。一九四三年住在桂林，魏夫兄從鄉下的學校搬出城居住，我覺得應該去看一次他。這

「看」看出了他那有一本「海涅政治詩集」的日譯本，就借了回來。山看，到喜歡，到愛好，而到翻譯。我覺得，海涅的詩，對於我們中國，對於我們這個時代，此任何過去的外國詩人更感到特別親切。有時，我覺得他很像中國人，而且就與我同一個時代，不過他卻以老師的身份對我談話着，談笑着，使我們更共同感着一切我們所知的事情，所想感的事情。

「不是麼，請看看他的『中國皇帝』吧：一個『小惡三』的兒子做了『偉大的皇帝』，他『飲着大酒』看見他的國士『忽然』變得『百花盛開了』：『到處』是歡喜，病人也變得健康，『士兵的船艦』也變成了夾着巴里香的點心——美味呀！同時，我的國內的所有的人民都穿起了天鵝絨和絲綢的衣服，在散步；連大官的騎士底不興時的頭上也回復了青春的力，他滿他的頭髮；是為仰之象徵的。』的偉大的皇帝也奉成了，在那中，最後的猶太人也受到了洗禮，被授與『聖職』：『這的確是極其虛偽的騎士呀！但是，為什麼却忽然——

革命的精神消失了
貴族的滿洲人時重：

「不要憲法！」
要棒子，要皮鞭！」

海涅不是生在今天，而却有着『今天』的詩，他的詩底變成了『頂官』。雖然他還首詩的目的是借中國皇帝來諷刺當時的普王威廉四世。今天的對相的滿洲人（貴族）不是正嚷着『不要憲法！』於是到處揮着棒子揮着皮鞭麼？

這一首詩，在桂林送審時是被抽掉了。爲什麼呢？不是我們的詩人刺痛他們的體痛麼？天呀，『中國』今天真的還有着對相的『皇帝』麼？

「在逆轉的世界」一詩中，海涅這樣寫道

是完全逆轉的世界
我們用脚踏路！
獵人被縛束着
沙雞鳥用手擊他。
懷牛烤炙着所師，
馬乘騎人步行。

不錯，現在還是逆轉的世界，那些握權勢的人正在顛倒着是非和黑白；說好的是壞，說壞的是好；他們原想『公僕』却奪去了人民的

往往在過去某一個詩人或某一個流派作品中求詩藝底『底本』。他們往往檢到一些舊毛便當作令箭了。不管那種技術是怎樣發生和發展的，不管那些技術和一定內容有怎樣密切的關係，更不管那種技術底一定限制性。他們只管鈔襲它，沿用它。這種詩藝偶象成來源，不管是什麼名家大匠，或什麼正宗嫡派，總之所得結果，往往不免成了優孟衣冠，徒然供人哂笑罷了。自然，我也知道，在某些末代底詩人中，是有因這方法博得一時的聲名的。可是我們得明瞭：第一，這種聲名，不一定就是歷史公認之它往往只是嗜痂者們底病態發了；其次這種詩人底技術，自己和其他的許多人雖然承認它是消幾什名家或什、流派的，可是，他們自己多少也有一些心得的地方。不然的話，他們就連那點聲名也不會撈到手的。

最後——或者恰恰是更重要，我總覺得做詩不是一項職業。那是一種宗教。詩人是苦修的頭陀，往往是一個殉教者。

詩人不是普通的職工或勞匠。他要具備許多特殊的條件。聰敏的靈智和熱情，自然少不了，超羣的忠實和忍耐，也一樣不能缺乏。還有，像那廣闊的胸襟，宏博的知識，……他更能夠領悟和感觸那些別人未注意和或不很明白的真實真理，並且用『使萬人感應的手腕』表白它。在某些時候，他更須用技巧的代價去保衛或宣揚他所發見所發覺的真理。他用了生命本身去殉成壯烈的詩。在世界詩史上，第一流的詩人大多數是殉難者，幽囚，放逐，放逐，的在

「……他們這轉着……」的模樣，
 這「一極」之「民衆」——「一極於民」哩！你以
 爲他們真會那樣做麼？他不過試探民意，不兌
 現的「諾言」(欺騙)吧！

關於這，詩人有一篇很精彩的「往昔之寓
 言」(然而却成了「今日」)，題目叫「驢兒」，
 敘述一位修葺匠人，聽見「國王」的故事：——
 國王因爲「要修葺世上做過那樣，看着孩子們
 而來到快樂」，所以「吩咐把那位修葺匠的「
 小孩子」帶來，垂問了許多事情之「國王表
 示開口，願意實行」……

「我願滿是你的願望！」下說，
 於是修葺匠人立刻刻了時
 時道：「哦哦，此下吧！
 請再賜給人民以自由吧！」

人類是自由的
 自然非人類不是爲了做奴隸；
 哦，王下：這還給於國人民
 以人類爲權利吧！

王深爲感動，站了起來
 這是一一個很精彩的場面——
 修葺匠人用衣袖
 拭着眼淚，

「……於說了：……的夢呵，
 再見！……
 哦，因爲你是夢病者，
 所以派給你兩個保護人……」

向「國王」請自由，求他的「開恩」(披帶
 多麼可笑的事情呵！所謂「諾言」實在不作
 ，你說出你的「願望」之後，他反說你是一「夢
 遊病者」，派兩個人「保護」你！在今天，不是
 同樣的情形麼？誰喊出「民主」「自由」的願望誰
 就要「受保護」，甚至進了「牢」，實行了貴族
 的歐洲人的政策，要及「到」地打
 了，不過今天的中國人的願望已經發生了很
 大的力量，必然不是等待「開恩」而一定是「生
 取」(世界史上曾有過的事實。我們又再
 一看海峽的預言吧！——

詩人敘述「那匹馬在回會」：「對於自由
 也終於嫌厭了，在「預其和國里，因此有了這
 樣的願望：……」法頗合理的地被支
 配。各種類的獸都來了，在投票用紙上印上
 了符號，寫張心在只選着，好計在發聲着。
 左委員曾被老長耳們統制着，他們用一頓黑，
 紅，黃的嘶聲，着他們的威風。馬的少動驚
 來了，可是他們沒有發言的勇氣，因爲他們
 害怕那有暴的老長耳們的咆哮。當某「指着了
 一匹馬有伸伸者的時候，一頭老長耳就切斷了
 他的蹄腕，咆哮道：「你是叛者呀！你的體內
 沒有一點強烈的血液呀！你不是強，一點不錯，
 你是南方的馬之子！你正是那馬的後裔吧，
 你的顏色有着珍珠似的白點！你的鼻息的聲
 音很像埃及，希伯來派的響亮！然而你決不是
 外國貨，你不論是高着理性的聰明眼！你不知
 道這的天性之巧妙，你的耳朵不會聽着這的
 神秘底詩篇！可是我却完全對於甜密底行樂
 中囉！因爲我是這呀！我的足兒的每根毛都

活，這正證明着：詩人不但是在才藝上卓出的
 人，而且是在品格上崇高的人。古希臘人說：
 「壞人不能夠成爲詩人。」其實，菲漢和懦夫
 等同樣是跟詩人滿着呼吸的。他們可以去當大
 官，可以「成」實，可以去做社會上一切出
 風頭的人物。可是，他們却不能夠成爲詩人！
 因爲詩人是阿林青雲山崗的女性，是溫柔的，而
 又骨軀的，是美而面又愁苦的。那些卑劣
 ，惡俗，貪婪，淫淫的傢伙，她不容許他們
 進到在她這詩的下面：

註：詩人，往往嫌愛「俗業」
 以「事」或「產生」，主要是由於(一)
 那些「人」多時是出身貴族或具有
 貴族一類的思想立場的。(二)他們
 所說的「俗業」，不是一般民衆，却
 是那些好惡，無耻的小人之類，像
 屈原、普希金等所斥責的，大抵就
 是這等人。

這篇信稿，是去年在連州時候，一個大
 熱天裏寫下的，目的是想寄給一個常做
 舊詩的朋友。因此，稿中多少帶着一些
 特殊的意味，例如某些地方說得相當詳
 細，別的地方却非常簡括。這，做爲普
 通文着看，自然有點欠諧和。可是，現
 在，實在沒有工夫去大大修訂一下。只
 希望讀者記住它原是一種「特殊文件」就
 好了。

作者附記

是媽的呀！我不是羅馬法王向日本崇拜者，我不是奴隸，我是德國，跟先祖們一樣的……

先祖們沒有死呀！埋在墳墓中的只不過是他們的皮他們的骨幹吧！他們在天國看着我們，我們以滿足的吧！光榮的祖先們！我們永遠要學你們的好模樣，就是第一步一寸也決不踏出「義務的小路」的限。……

能作一匹驢，能作長耳桑的孛孫！我真想從所有的屋頂上高聲喊出：「我是生而為一匹驢呀！一生我的偉大的哭。」我的母親是德國，我呀！她用甘德國的乳汁養大了我呀！我是德國呀！我願像我的父親，祖父似地忠實地保守着自古有之的可愛的國的界！忠實地保守着這大德主義！我是驢呀！所以我勸諸君必須跟我們驢領袖！我們要建設偉大的德意志國！唯有驢才能支配的帝國！我們都是驢！呀！呀！我們不是奴隸馬呀！馬嘯，滾吧！驢族的領袖，萬歲！萬歲！……

這就是海濱的「形象」—— 默類其其的「一羣專政的羣像」，「那匹愛國者的悲」的一番演說，前年的希特勒和他的法西黨派的言論就是這樣的，最近我們的有些特殊的同胞的論調也是這樣的：在會議中爭執，指物一不忠的份子，十張滑一色的狡猾，等等……

三、

關於出版的「自由」和「檢查」，海濱在「當夜到巴黎時」中，敘及他的朋友佛蘭斯，奧德士脫行國時巴黎時，對他的「自由」情形……

不像法蘭西那樣開着表面的春，在法蘭西，自由搖曳着生活的外面，德國的人民只在心之深處有着自由。

「法法」自由之法
向我們預約：我們有自由自由但國王的話是珍寶

春花開放，寒風繁茂
我們自由地呼吸，在自由的大自然中；而在我們，一切的出版被禁止。這聽一來，檢查制度也自然取消了。

「法法」向人民「宣言」着「言論自由」的一切的出版，都被禁止。這正是我們中國今天的寫照。

當海濱在外國過了十年的流亡生活後，於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月間踏上了歸國的路上，費昂（德國公使）還不肯給與他方便發陸路的通行證給他，他只得由水路乘船回漢堡，並經過開倫、亞漢等地，他在「德國」冬天的童話」中敘述當時的情形道：「小兒歌歌歌，彈着天國的幸福，這時候，我的行李被普魯士的稅關查了；通通查究過，於是把內衣，褲子，手帕翻得亂糟糟，他們是在搜查絲綢花邊寶玉和禁書的……」

海濱對於這種「法法」檢查感到憤慨：「可愛的傢伙，你們搜查我的行李……」

發見了些什麼了呢？
跟着我的旅行的秘密的偉大品
藏在我的頭中嗎！

四

海濱憤恨和諷刺的對象是封建堡壘的大伽藍，或者「采市的病益」的日內沙軍人，「我將征服全世界」的「新亞力山大」，「締結了神聖同盟」的「各國的害蟲們」……

他認為：「那惡獸一般地愚癡地聳立廣闊的大伽藍，那是精神的巴斯提爾！狡猾的法官極權論者們問道：在這巨大的牢獄中，德意志的理性才發芽啦！」（德國，冬天的童話 第四首）

他非常憎恨那步在大伽藍中的三個偶像，他在「童話」冬天的童話」的第七首裡，寫着：「發少去吧他們這論，跟他們打吧！……他們中的一份開口了……」

有了一番沉重的演說，
他論述他為什麼
渴望我感激。

第一，因為他是死者，
第二，因為他是王者，
第三，因為他是受害者，
但，這中間沒有一條使我感激。

我以欲求的心情答覆他
你的努力是徒勞的！
我知道你是屬於過去的

……

……

……

……

戰後的舒暢 (短篇小說)

美 Arnold Fontana
胡仲持譯

上星期有一天，早晨七點前，電話鈴響了，我的朋友托瓦特在線的那一端嘆著：「喂，怎麼樣了？那些主意實行麼？」

「問我實行什麼呀？」我帶著幾分隨意問道。

「你的戰後計劃，當然呵。你曾經有過戰後計劃，可不是？」

「我還是有著計劃」我說道。

「那麼，你還是實行起來的好」，他喊道，「因為戰爭結束了」。

說到這里，托瓦特掛上了電話。我隱約地體會到我們大家所等候的那個日子終于已經到了。但是起初還沒有造成了完全的印象。外邊下着雨，趁我在樓下，我想，弄咖啡來喝喝。我走到灶間去，剛旋起了火焰，電話鈴又響了。是托瓦特。「幹得怎麼樣？」他興奮地問道。

「托瓦特」我耐心地說道，「誰也不是早上七點鐘就開始實行他的戰後計劃的。況且外邊下着雨」。

「怎麼啦？」他問道。「他們在雨中開著火。他們在早上七點鐘作着戰」。

「誰管得到你的咖啡呢？」他尖聲叫道。現在我們已經有和平到手了。」說到這里，他又復掛起了電話。

「電話非打來的？」我的妻子下樓來問道。「不過是托瓦特來塗落我的戰後夢。你知道托瓦特是怎樣的。老是諷刺著人家所作的種種決定。」

「你對托瓦特作過 些怎樣的決定？」

「沒有什麼不平常的。我只不過說過，等到戰爭結束了，我要再嘗嘗舒暢的滋味。各種緊張狀態一定會從世界上消失的。」事改組，一定會使人人有了做，會給他們比一向更好的生活。人們一定會有時間來求學。做父母的一定會有時間來照顧自己的兒女。各種的偏見一定會過一個晚上就消除。就是這一類的話。」

「這可就是會使你舒暢一下的情形麼？」

「怎麼不呢？世界會變成一個國家，人們會互相友好的。」

「爲什麼托瓦特偏偏今天來提起呢？」

「噢，他說現在我們已經有和平到手了，我應當把這一切事情實行起來。」

「我們真有和平到手了麼？」她快活地叫道。

「這是托瓦特說的。他聽到無線電報告。」

「噢，謝謝地，幹麼你早不告訴我？」她喊道，同時向無線電機衝過去。

「我不知道」；我告訴她，「我想我的心已經舒暢了」。

在一切的觀點上看。

去吧！從此去吧！在深遠的墓里有你們的當然成爲所！

要是你們不好好地退去我將用暴力——用棍棒擊退你們！

說着，我回頭來，泥濘的泥人從可怕的斧頭法當地閃着光

從人理解了我就眼色。

他走近前，舉起斧頭把那些碎碎於微塵中的迷信的可怕骸骨

無慈悲地打倒了。

對於他的仇人，當他領悟到自己衰弱快死，寫起「遺囑書」的時候，還是不妥協的：「我的，生快完啦，我也該立一紙遺囑，藉藉他我要像基督放那樣，贈送我的敵人一些禮物」他贈給他的敵人些什麼呢？不是「寬恕」而是「我要請他們承受了我的病態和我的衰弱，連我的全身的廢疾」：「癩病」，「泌尿器病」，「惡性的武士魯普的痔疾」……「我要把我的遺囑贈給你（路易）舊內衣十二枚，跳蚤百隻，和咒語三十萬句」……

他對於那些頑固份子下了忠告道：「不要游泳而泳吧，諸君！那是無益的！」真的，今天我們正可以把海軍的忠告借來對我們的特殊同胞說呀！

海軍的戰鬥精神很值得我們學習，他在「決死的哨兵」一詩中告訴我們：「三十年來，我忠實地守滿滿放戰爭的最前哨。……我贊揚

那報告員顯然已經終結了他那關於投降的報告，要談別些事情了，他把當時一定躲在播音室等正是這樣的機會的兩個開心的傢伙介紹了一番，於是他們軟洋洋地談論着時事的急轉。一個說，我們已經有了五百萬尖業者，另一個說，這人數會變到八百萬，情勢會惡化下去。他們兩人都認爲士兵要回國來，會使勞工市場發生動盪，我們沒有準備好怎樣來應付這局面。「不但如此」，他們中間的一個警告道，「還有長期間不要指望你的餐桌上擺出糖來，因爲政府會主張把大部分的糖運到歐洲去。」糖和勞工市場有什麼關係我不能十分懂，我覺得自己要想通過問題把腦筋絞盡了。

當我們坐下來進早餐的時候，我的臉色一定顯得非常沈悶，因爲我的妻說道：「你對於和平，並不覺得快活罷？」于是我說道：「快活是覺得快活的，但我並不舒暢我倒覺得還是托瓦特不會那樣通知我的好。」

當我們從餐桌邊站起身的時候，又有一些報告員播音了。是呵，他們彙連地說，和平終于到來，汽油配給制會取消的，我們可以再有汽車競賽，再辦歌詠流動隊了。

「歌詠流動隊，」我說道。「還是愉快的。」
「而且汽車競賽，也是，」我的妻接口說道。「下了工趕快回家，我們今晚去看什麼汽車競賽罷。他們弄出些管子來常常可以使人舒暢一番的。」

在開到鬧市去的公共汽車上，我十分幸運，坐在查萊，安德生的身邊，他是常常充滿了種種思想和種種新概念的，然而這早上，他卻

談的甚我們儲蓄好大的財呵，今年夏天的番茄，看來，多麼不旺呵。過了幾座大廈，我說道：「這早上，你可聽過無線電？」
「哦，聽過了，」他說道。「你的意思是戰爭結束了罷？」

「唔，對啦。只是還有小戰事。」
「唔，這我聽得，」查萊回答道，「沈沈地定着眼睛看窗外。」

「你想幹什麼？」我問道。
「一個人能幹什麼呢？」他說道。「不過我們應當利用它。我們大家知道，它有一天要到來。」

「你的工作怎麼樣？」
「哦，這我在要失掉了，」查萊說道。「我是替幹工人。」

「『市改組』會照顧到你的，」我安慰他。「我不要管什麼『市改組』。我要創辦這『一種原子能事業。這是報上說的新問題。』」

「這方面你很難精通？」
「哦，是的，這我在報上一直留意着，」查萊自信地說道。「你一得到了關鍵，就沒有什麼不好懂。我要集中研究原子了。」

「這該是怎樣一種原子呢？」
「噢，你全不用到油桶了。只要一塊裝滿了壓縮過的原子的磚頭。彈動機大約有你拳頭那樣大小，它吸收了原子，把那些原子對半力開。一半是陽子，另一半是電子。這就是以開動它了。」

「原來這簡直極了，」我說道。
「起頭還得化費了一番研究的功夫。甚至

地幹立着，按着槍，手裏的人走近來我就隨準射擊！把這熱的彈丸打進他底心胸。……」
他的信念和我們今天的信念是一樣：「我們要在人世間建詩我們的天國！」

願我們在人世間有幸福
我們爲飢餓受着得已餓斃了！
我們的勤勞的雙手所獲得的東西
不能拿去養飼那遊手好閒的肚皮！

在世界上，爲了全人類
可以做出充裕的麵包來的，
薈薇呀，天人花呀，美呀，美呀，
甘藷呀，都一樣地充裕的……

（德國，冬天的實話第一首）
他在「亞當一世」一詩中借亞當的口說出的所憎惡的「偽自由」和所要求的「真自由」，正是我們今天所憎惡和所要求的：——
我早已無心戀那
天國的樂園了！
那決不是真正的樂園：
那只有禁制的樹！

我需完全的自由
要是有些許東縛
那樂園，在我
就等於地獄，等於監房！

詩人海涅的詩，他所寫的事實，所反映的現象他所諷刺的對象，所追求的境界，與今這天的中國人所見所聞所感是那麼密切，任何去的外國詩人都比不上海涅對我們親切！我們實有多多地研究他學習他的必要！

也許這轉短期間進夜校去。但是我已經積蓄了一些錢，我想最好還是投資在這方面。趁他媽的外國人還沒有辦起來對我競爭。」

他到這一步，我須得下車了。當我從座位站起來的時候，我問道，「幹麼外國人會幹這件事呢？」查萊便說道，「他們發動過戰爭，可不是？」我踏到街路上，想着原子，想着在萊要接收的新時代，我覺得比先前更不安了。

我想像着，他怎樣狂熱地把原子裝進碼頭中去，在什麼陰險的外國得到同一思想之前。是啊，這里真有着神秘和一個新世界了。但是舊世界的一些人也還用查萊趕着這一部公共汽車。

街角上有幾個空報的攤子。我買了一份。上面去。現在雨是已經停了，太陽光正在出來。一個女人同着一部要孩車，在雜貨店外邊，她顯然想要在店裏去，但是那要孩哭了。她搖搖車，想弄得他安靜。因為在車把手上捏得那要孩，她的兩手有藍色了，當我走過的時候，她憤憤地俯在那小孩子上面，尖聲叫道，「睡呵，你這小壞蛋，睡呵！」

她的話老是在我心里流轉着，「睡呵，你是小壞蛋，睡呵！」現在，有着緊張，我告訴自己，而且恰正是我告訴托托，要加以阻止的那一種。我決定去回去給她那要孩，但我害怕着她也會對我失聲叫。而自時時快那九點鐘，我不能遲上工。我繼續上街去，一面那要孩哭着，那女人喊着。

在升降機里，我打開帶來看，報上有一篇文章說，科學家忙於從事一種要使原子的效果中和化的計劃，查萊的汽車有辦法了，

「我自心里想。那篇文章敘述着，「英國第二步偉大的科學研究，為的是重要性僅次于我們的新炸彈的一些防禦武器。我們的國家再沒有其他辦法，能够保護它征服世界的科學成果了。這是我們對赤色威脅的一種防護！」我慢慢聽出了升降機，我的頭便因驚奇和恐怖而發暈了。這怎麼會弄得世界安適呢，我詫異着。

我到了辦事處，幾個女孩子沒精打采地站在門外。門鎖着，她們弄不明白什麼時候可以開。也許我自己已經沒有工作了，她們中間的一間說道，同時另一個辯論着，「我想今天一定是假日」。我們等了一個鐘頭，便動身回家。

街上的人們聚集着，吹着號角。海陸兵團阻着他們所遇到的每一女孩子，和她們接吻。「哦！這又佳妙又自然」，我心里想。于是我看見一羣十四歲的男孩子們撲向一個站在街心的女孩子。他們很快地圍住了她，一個個接着把她抱住了，和她接吻。她恐怖得尖聲叫起來，從他們的拖拉推脫了身子，便哭着逃跑了。他們黑形地笑了一陣，便跑下街去找另外的女孩子們了。

這我覺得太過分了。我決定走回家去，正回轉安靜的家去。

我到了家，屋裏沒有人。我的妻上街去買東西了，我想，但是灶間桌上卻有一張字條。「我出去找工作」，字條上說。「你的辦事處打電話來說，今天早上他們開了一次結束會議，決定裁員。他們說，對於你，不再需要了。」

我坐在那裏有些呆了。我站起身，開始給自己燒一杯咖啡。我旋起了火相，電話鈴響了。

是托瓦特，對不起，今天那外早我給你電話了，他說道。「在此錯誤呢。和平還沒有到這里。」

我的最初的衝動是高興的衝動。「也許我重復可以得到工作罷」，我開始說，但是托瓦特說着，「現在對於你們最後計劃，你感着怎樣呢？你想你會得到舒適的罷？」

「噢，是的，我終究是可以舒適了，」我對托瓦特說道。「只不過我體會到這是會奪去大批工作的。」

(原文載于 The New York Times)

(接三頁) 他們的工作是輸送外物出境，從那裏到子宮，卵的輸送，却從子宮到那管，精虫的輸送，也是他們的責任呀。

他們這些纖毛細胞身上的纖毛，雖然是非常的渺小，但是由於他們的勞動是集體的合作，由於他們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他們能夠肩負起很重的担子，根據其生理學家的估計，在每一方公寸的面積上面，他們能够舉起三百二十六克的東西。

這些纖毛細胞們還有一個最大的特色，那就是他們都是人體上的自由人民，他們的勞動是自由的，不受大腦的指揮，不受神經的管轄，就是把他們和人體分離出來，他們還能够暫時維持他們纖毛的活動。

但是像在高溫度的壓迫下人民受盡饑餓的苦難，這些纖毛細胞在高溫度的壓迫下，他們的毛會變成僵硬而失去作用了。

像在反革命的環境裏面，許多人不能生活下去，這些纖毛細胞在強度變性的環境裏面，也不能生存下去。

我的大腸細胞代表團寫完了這段話，就決定寫一篇關於纖毛細胞的報告，並且叫他的題目做：「民主的纖毛細胞」。

關於肌肉細胞的報告只好留待下一次了。

論民主的生活態度

· 方 何 ·

一

民主的潮流在世界泛濫着，也在中國澎湃着。打垮了法西斯，世界走向民主，中國也必須走向民主。

政治協商會議開過了，停戰協定簽訂了，整軍方案宣佈了，但中國政治上的爭端和軍事上的衝突還在繼續，一切的懼憂，恐怖與紛擾還在發生，這原因無他，只有一個總的大根源：就是民主問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問題。今天，中國一切之爭，都是民主與反民主之爭——也是真民主與假民主之爭。

這是世界的炮聲停止了，而中國的炮聲震盪耳地响的總根源。民主的問題是中國今日所有問題的核心。只有民主問題解決了，諸事兌現了，協議實施了，全面的和平才可以實現，強大統一的國家才可以建立起來。

我們中國的全體人民是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去要求和平和實現民主的，我們中國的全體人民也有絕大的決心和堅強的毅力，要造成一個和平民主與團結的新環境和新社會。但我們除貢獻自己的力量去匯成巨流，去推動民主運動，去實現真正的民主外，在我們自己本身，也要建立民主的思想和生活，也

二

我們中國經過幾十年來封建專制的長期統治，壓迫代替了自由，束縛代替了權利，同時，宗法社會的家長獨斷根深蒂固的盤踞着人們的腦

際，瀰漫在社會上的作風和習慣，是天地君親師並列，是由上而下的命令和訓示支配一切，家庭中的子弟，社會上的子民向來都像一羣羣的羔羊處在恭順卑下的被統治的境界。民國以來，表面是以「民」為主了，但人民的地位一樣地沒有改變，除了完糧納稅，在軍閥官僚的剝削蹂躪外，人民沒有半點的權利和自由，說一句正義話，也會被帶到衙門里，被關在監牢里。抗戰初期，形勢稍變了，但以後也還一樣。一個人兼幾十個要職，簽訂什麼條約，下令令饑饉貧污，接受民衆的陳訴，都由他一手包辦，手下的人却沒有事做，底下的人民却喘不過氣；而且特務滿天飛，講一句公道話，也會拉去示衆，看一本進步書，也會沒有生命，三幾個朋友在一起坐談也會遭一陣搜查，參加一回工作隊也會有一「莫須有」的罪名……

幾十年來，反民主思想在侵蝕着我們，近十八年來：「專專政的政治限制了我們，窒息了人民的呼吸。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更刺激着獨裁者，這些客觀的環境使人民的生活隔離了民主。」

因為我們一向生活在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存在是決定思維的」，所以我們的思想意識，生活態度和社會習慣等都不是民主的。

我們從封建的懷抱中出來，在半殖民地社會的生活下成長，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都帶有多或多或少或濃或淡的封建殘餘的習性和小資產階級的習性，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態度都含有或多或少或濃或淡的儒家、道家和「土匪」的殘餘思想。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沾染了一些洋化的腐爛，滑頭，圓熟的假民主的習慣，這些習性，思想和習慣都是不適於生存在新民主的中國社會。現在怎樣改變這些非民主，反民主和假民主的思想意識，生活習慣，怎樣來建立一種新的民主的生活態度，是我們今天的一個重要的大問題。

而且，民主問題是今天中國問題的核心，我們要求實現真民主——全體的民主，我們也就先得反求諸己，我們自己在生活態度上先要建立真民主，沒有生活上的民主，沒有民主生活的態度，整個的健全的民主社會是不能建立起來的。

三

要徹底改革非民主反民主和假民主下的思想意識與生活習慣，要建立

民主的實現，雖然有賴於爭奪道非民主，反民主假民主的客觀環境的改變，有待於民主政治的充分實現，但我們並不是等待者，也不是機械論的惰惰漢，「在一定限度的客觀條件是精神活動的基礎」，「見方生之死之謂」，「下潮」，在現在爭奪實現民主的客觀條件下，也有可能和必須在民主上建立民主的生活態度。

四、改變我們每個人身上的一些非民主或假民主的思想意識和習慣，是我們建立民主的生活態度必要的先決條件。我們試反省一下，冷靜地想一想，我們就可以發現自己或朋友，或自己和朋友之間，每逢人與人發生糾葛的時候，我們就可能發現自己或他人身上的一些非民主，反民主或假民主的成份。如我們只顧到自己忘記了他人，只看見他人忘記了自己，如我們只堅持自己的意見而抹煞多數人的意見，或只顧於人家的意見而忘記了自己的主張，如我們只看到自己的利害，不替多數人的利害，如一些人自私自利，唯我獨尊，如一些人高高在上不顧幹部和羣衆的要求，如一些人口頭上講「民主」，而對自己的部下或同事專制，如一些人政治上民主，生活上却獨裁，如一些人對人只許諾言，只開空頭支票，而不用事實去兌現，如一些人表面上贊成他人的意見，實際上却反對它，破壞它；這些非民主反民主或假民主的思想和行動，不知道有幾多，隨時隨地都可以從我們自己的身上，從自己思想和意識的深處，從自己行動和言論中發現。只有我們坦白地，認真地，毫不掩飾地深深反省一下，我們就可以發現這些非民主反民主或假民主的思想和習慣還普遍地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隨時隨地都有，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現。

我們要建立民主的生活態度，首先就要改變和克服我們每個人自己身上的非民主，反民主或假民主的思想意識和生活習慣。

其次，我們要建立的民主的生活態度是怎樣的呢？
簡單的一句話回答：就是認清自己是「人」，也承認他人是「人」，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活態度。

和「人」距離得很遠的儒家，道家，士大夫的三種生活態度（見「方生未死之間」的辨別）的時代是應該停止了。民主思想假定了一種新的生活態度。一種承認旁人，把人當人、關心旁人的生活態度。一論生活態度

與現實主義）

但「承認旁人，把人當人，關心旁人」，並不是把自己拋開，我們也同樣承認自己是「人」，認清自己是「人」，我們也同樣要關心自己，關心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員。

惟有「承認旁人，把人當人，關心旁人」才能尊重他人。也惟有認清自己是「人」才能尊重自己。

民主是人人平等發現自己，認清自己，也同時發現他人，認清其他人。

民主是人人平等的原則下，不放棄自己的權利義務，尊重自己，也不剝奪他人的權利，代替他人的義務，尊重他人。

民主的生活態度是密切的反映現實衷心的切近人民的生活態度。民主主義者必須是現實主義者，密切地正視了現實，才不受神學的蒙蔽，不受玄學的欺騙，不受花言巧語諸君支票的誘惑，才能發揮創造精神，不為一切因襲傳統所縛，去衝破舊傳統，去改造舊社會。

但民主主義者並不是個人主義者，只求我的發展，他同樣需用密切關心現實的精神關心人民的命運，發自衷心的至心全意的接近人民。因為他自己也是人民中的一員，要和人民結下生死不解始終不渝之緣，要和人民一同生活下去，要爬到人民的心甲，由心底去疼「人民」，要

愛人民一同的喜怒哀樂，要跟人民一同的愛，一同的恨，一同的怨；要愛自己，也要愛人民，要自我的發展，也要人民大眾的發展，要發揮自我的精神，也發揮人民的精神，要貢獻自己的力量，也匯合成人民的偉大的力量。

這種生活態度不是站在理論上用頭腦去想像人民的人所能做到的，也不是站在人民大眾的中間去觀光去搜集材料的人所能做到的，更不是站在人民大眾的頭上去指揮去領導的人所能做到的，而是自己當作人民的一員，變成人民的一員，跟人民一起生活，在生活中用心去聯繫人民的人才能做到的。

這種生活態度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建立的，必須我們在實際的為民主而鬥爭的生活過程中，改變我們自己，改變我們原有的生活態度，改變我們的頭腦，改變我們的思想，也改變我們的心，在實際生活中，我

們了解旁人，也了解自己，我們改造旁人，也改造自己，教育自己，這種實際生活鬥爭改造過程的總結則是健全的民主生活態度的建立，惟有這樣，民主的思想才不只是一種空洞的思想而變成我們自己的血肉，惟有這樣，我們才能創造出人民大眾的科學的民主文化，也惟有這樣，民主的社會制度才能建立起來。

民主的作風，是在尊重不同的意見去反覆說明道理，要有容忍傾聽對方異見的耐心，要能委婉和平說服別人不同的主張，要努力用理論工作去爭取自己主張的擁護者。在這種「忘我」、「何必呢」的生活態度是再也受不了了，儒家的「罪不容誅，天王受罪」和「應付應付」的生活態度同樣也要受不了，那污蔑對方「你是在作「東西」，「無法無天」用惡毒惡毒的下流方法去對付異己，用極端極端的惡劣方法壓制反對者的「土匪」的生活態度那更是受不了。那用造謠欺騙去蒙蔽人，用謊言支解去誘惑人的假民主的態度也是受不了。

在真民主政治下，人民是主人，不是奴隸。（「儒家和土匪」結合，形成中國式的奴隸）——見「方生未死之間」

在真民主政治下，官吏是公僕，不能成官威（「儒家和土匪」結合，成中國式的官僚）

在真民主政治下，理想可能是事實，不是烏托邦（「儒家和土匪」結合，形成中國式的虛無主義）

儒家、道家和「土匪」的三種生活態度，（參看「方生未死之間」的解釋）根本上與民主主義毫不相容。

與民主主義相容的生活態度只能是認清自己是「人」，也不認他人是「人」，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密切地注視現實，關心自己，也關心人民的命運的生活態度。

民主的生活態度也是氣度恢宏，心胸廣大，不固執成見，也不盲從阿諛的生活態度。

氣度恢宏，心胸廣大，才能平心靜氣討論商榷，才能自我寬恕，傾聽對方的異見，容納異己的言論，在生活上才能和諧，在政治上才能合作。

固執成見則是從不注意事實和客觀，或只注視過去的事實和客觀，而不注意新的變化，只知有自己，不知有他人而發生的。民主主義者

正視現實，而客觀，求合理的人，民主主義者也是承認自己是「人」也承認旁人是「人」的人，當不會一味固執成見，把生活或其他的局面弄成長久的僵局，但不固執成見，只是從容如流，並不是專門排斥別人，盲從阿諛。

民主主義的作風是不固執己見，也不盲從他人，而是將我和其他的人相貫通，有發揮自己的權利，也有尊重他人的義務，並且是雖不能以別人揀選自己，也不能以自己揀選別人，即是將自己和別人，看作相互有區別而又相互有聯繫的有機的關係。

承認旁人是「人」，關心旁人，關心人民的命運，自私和狹隘才會死亡，恢宏的氣度，廣大的心胸才會產生。這樣也才不會固執一己的成見，認清了自己是「人」，才不會盲從他人，違背阿諛。

民主的生活態度也是平民的，大眾的生活態度。

「民主主義是以平民為中心以大眾為中心的主義，與貴族主義不相容，一切必須力求平民化，大眾化。一切用種種形式裝璜自己，以形成其特殊，以表現其超越羣衆，固然不對，就在思想上，精神上，或生活上保留與平民大眾不能融合的「溝」，也是不對」。（民主黨社論大意）不但對，不但不能有「不能融合的「溝」，就是淺溝小痕也不能讓其存在。我們要在實際生活中改變自己，跟平民大眾一起生活，變成平民大眾中的一員，在思想精神上與他們一致。我們的生活態度才能是平民的大眾的生活態度。

四

今天我們不但要政治上的民主，經濟上的民主，而且也要生活上的民主，也要建立一種民主的生活態度——一種發自衷心的承認自己是「人」，也承認旁人是「人」，尊重自己，也尊重旁人的生活態度。

怎樣去建立這一種生活態度呢？

一、先認識民主的涵義。

民主就見一切以人民為主。如林肯所說：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從政治到經濟到文化，從社會到團體到個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以人民的要求為要求，以人民的意志作決定，什麼事物和什麼時候，都不容許獨佔，也不容許獨裁，政治不再由多數人專制，經

濟不再由少數人壟斷，文化也不再由少數人統制和壟斷，社會利益可以均霑，人的自由那怕是最微小的人物的自由得到保障。

民主有舊民主和新民主，舊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新民主是人民大眾的民主，是多數人的民主。我們中國需要的民主是新民主。

在生活上的新民主主義，有兩個涵義：一是尊重自己，同時必須尊重他人。二是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全體。

新民主是以多數人為基礎，而不以少數人或個人為基礎，新民主是集體的，而不是個人的，是集體中多數人的意見，而不是以少數人的意見或個人的意見去代替或抹煞多數人的意見。

認清了這個涵義，才可以在生活上，在人與人間發生關係的時候，發現不民主反民主或假民主的地方，使自已有所警覺，有所改正。

二，研究學習接受歷史的遺產。

「由於種種歷史條件的限制，中國在過去不能產生出更接近平等的思想系統，但是它產生了大量的氣度恢宏，心胸廣大，關心現實，切近人民的英雄和巨人（他們的勞作，表現在他們的生活上——生活本身，事功著作和其他的文化的成就上），這是我們應該重視的。」歷史的進展不但是在不斷地加深人的認識，而且也在不斷地擴大人的心胸。逐步完成自己使成爲一個近代的人。「我們不但要從歷史的研究中去理解過去，而且要從歷史人物的生活中，吸取養料，豐富我們自己。」
論生活態度與現實主義——于湖

我們除了向中國的歷史英雄和巨人學習「氣度恢宏，心胸廣大，關心現實，切近人民」的生活態度外，還要介紹和接收世界民主文化的遺產：

「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口號，它是全世界千百萬人民用全副精神艱苦鬥爭得來的戰果，他們怎樣思想過，他們怎樣鬥爭過，在未有勝利之前，他們經過怎樣的艱難，既已得到初步的勝利後，他們又怎樣鼓舞，這一支爭民主的偉大部隊怎樣生活過來，他們又產生過怎樣的英雄——一言以蔽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世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歐洲的啓蒙運動，英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和南北美戰爭，法國大革命……這一個「爭民主的五世紀」中的歷史，思想，文化，文學，藝術的

成果，特別值得我們有計劃的介紹。（見前引）
我們要建立民主的生活態度必須向切近人民的英雄和民主文化的歷史遺產學習。

三，要切近人情。

改，和掃除不近人情的對事對人的無情無意，對於現實的冷淡和麻木，心頭的狹隘和自私，以及對於旁人命運的漠不關心的態度。
用熱情和積極代替冷淡和麻木，用熱心代替無情無意，用真實實質的承認旁人，關心旁人，全心全意關心人民的命運去代替狹隘和自私。

四，隨時隨地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評。

我們的生而態度是在實際生活的鬥爭過程中，不斷地改正，不斷地健全，不斷地進步。我隨時隨地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評，自我批評，留心發現了活民主，反民主或假民主的地方，隨時隨地加以改正，這需要我們自己不斷的鬥爭。

五，通過集體教育和集體批評。

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評，常常有疏忽和不够的地方，需要集體的教育和批評去幫助它，才能使人進步。
民主從集體批評開始，民主從自我反省開始，我們如果認爲民主是當前世界的潮流，是救治中國的良方，那我們從思想到生活，從言論到行動，從待人處世到接物做事，就先得從反省和批評下手。
這是我們建立民主的生活態度的理想，也是建立民主的生活態度的方法。

五

今天建立民主的生活態度的問題，並不僅在於民主思想的深和淺，強和弱而是在於民主思想的真和偽，而在於民主思想和生活脫節，民主思想還不會溶化和滲透在生活中，民主思想還不會變成人們的血肉，民主思想起見只是在腦中停留，民主思想只在口頭上呼喊，而生活還是另一套。今天，我們必須把民主思想溶透在生活中，溶化在血液裡，我們必須把民主思想真正轉變爲我們生活的指針，身上的血肉——我們必須建立民主的生活態度。

那我們也可以這樣說：要把民主播散在別人的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在自己的心里先有了民主，在自己的生活中先建立了民主，那我們才能推動別人走向民主。

勞動人民的生理學(科學小品)

—— 民主的纖毛細胞 —— 高士其

民主與文化的編輯會請我寫一篇科學小品，我的大腦就召集全身細胞代表在大腦細胞的會議廳裡面，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商討應付的辦法，纖毛細胞和肌肉細胞的代表聯名提出了一個書面建議，在那建議書上，他們提出了一個題目，就是：『纖毛細胞和肌肉細胞』，他們的理由是：纖毛和肌肉都是人身勞動的主要工具，都是生命的最活潑的機器，應該向廣大的中國人民作一番普遍的宣傳。

我的大腦細胞就說：『本細胞不是生理學專家，雖然也會在醫科大學裡的生理學講堂聽過課，並且曾在生理學的試驗室裡跑來跑去過，但還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因此對於生理學的記憶是十分模糊的。』

經過大家討論之後，就決定由大腦的記憶區選出幾位代表，會同視學和聽覺的代表，坐回懷號的輪船到微生物的世界裡去訪問微生物界的幾個特出的細胞，徵求他們的意見。首先，他們去訪問的是細菌國裡的球菌先生。

球菌先生正坐在顯微鏡底下的玻璃片上面一滴水裡，他，一絲不掛光溜溜的細胞，坐在那裡，動也不動，就對我的大腦細胞代表團說：『這題目我對他一點印象都沒有，爲了本身的細胞膜上面一根毛也沒有，當我出現

在地球上的空中和土壤裡面的時候，生物的伸縮運動並沒有開始，因此，我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什麼意見的。』

在另外一張玻璃片上，他們又去訪問了桿菌先生的家庭。

桿菌先生的家裡，人口衆多，形形色色，無奇不有，有的細胞肚裡藏著一顆十分堅硬的芽胞，有的細胞身上披著一層油膩的脂肪衣服，最後我的大腦細胞代表團發現一羣桿菌在水裡游泳，露出一根一根的長毛。

他們就上前對這些有毛的桿菌說明了來意，那些桿菌就說：『我們細胞身上雖然長出不少的毛。他們的科學名詞卻是鞭毛，我們都是細菌，纖毛細胞還是我們的後輩，你們要到動物細胞的世界裡面去調查一下，才能明瞭真相呀。』

出了細菌國的邊境，有兩條水路，一條可以通到原生植物的國界，一條可以直達原生動物的國境。

這原生動物的國土上有四個大城市，第一個大城市是變形虫都市，第二個大城市是纖毛虫都市，第三個大城市是纖毛虫都市，還有一個大城市，那是孢子虫都市。

變形虫和孢子虫的細胞身上都沒有毛，纖毛虫的細胞身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幾根。子囊的長毛，只有那城三個大城市的民衆才個個細胞

身上生長着滿身的長毛，他們才是纖毛細胞真正的代表，也就是我的大腦細胞代表團所要訪問的對象。

於是，他們就打聽毛細胞的都市裡去採訪這一篇科學小品的材料。

他們上進城裡，看見那些細胞民衆都在舞動着他們的鞭毛，有的在走路，有的在吸取食物，有的在呼吸新鮮的空氣。

他們看見那些纖毛細胞的形式各有不同，有的是鉤來鉤去的，有的是搖搖擺擺的，有的像大海中的波浪，有的像漏斗，但是他們的勞動都是許多纖毛集合在一起勞動的，他們是有統一運動方向的。

當時，他們的發言人對我大腦細胞代表團說：『我們這一羣纖毛細胞，世世代代都是住在這樣的水面，有時也會到其他動物身上去旅行，你們的大小腸就是我們的宮殿，我們的旅館，因而我們的國家是遍天下了。』

當我們出外旅行的時候，我們常看到許多動物體內都有和我們一模一樣的纖毛細胞。你瞧，就是在你們人類的身體上，就有許多地方生長着和我們同樣的纖毛細胞。

像在你的鼻房裡，你們的咽喉間，你們的氣管道上，你們的氣支管道上，你們的淚管道上，你們的淚房裡，你們的生殖道上，你們的尿道上，你們的輸卵管道上，你們的輸精管道上，甚至你們的耳道上，甚至你們的腦房裡，和脊髓道上，都有纖毛細胞在守衛着，像守衛着國土一樣。(轉三二頁)

馬來亞華僑的經濟危機

(特約通訊)

陳之新

一、苦難的樹膠

一提起「華僑」不會出過國門的同胞們，都以為那一定是「百萬富翁」的代名詞。雖然這個想像是有點誇大的。但過去三十多年來的事實，也部份地說明了這個想像並非過份誇大。在第一次歐洲大戰以後的二十年中，南洋華僑匯款回國的數字是相當龐大的。尤其是人民僑居外洋最多的廣東、福建兩省的僑胞，他幾乎調劑了兩省的從民國以來由戰禍連年而瀕於破產的鄉村經濟。而在抗戰的八年中，捐款回國的也幾乎以南洋華僑為最多。而難得的捐款，大半是馬來亞華僑所供給的。雖然這些捐款，的來源百分之八十是馬來亞華僑勞苦大眾由節衣縮食所獲得。我們還聽見過一句流行在閩粵幾個商口岸的歌謠：「石叻客，沒有一千也有八百」的確。在過去的一些年頭，石叻客比起國內的同胞來是富有的。

然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已三番兩次地嚴重威脅着馬來亞華僑經濟。一九二九年的不景氣所帶給馬來亞華僑的苦難是比膠米工廠的停閉，大資本家的倒產，小企業的閉門，工人的失業飢餓，以後的資本制度，限制膠場生產，肉肉醫創事實上也並沒比膠米工廠

她在戰爭中的消耗，但因爲外派稅制的結果，外地的加料不能進口，物價上漲，人民的生計是更加痛苦了。

(二) 日寇佔領後的僑胞遭遇

經濟恢復過來。一九三九年九月開始的第二次大戰，中新在千瘡百孔的馬來亞華僑身上吸吮骨血，在戰爭將行開始的前幾個月，海峽殖民地英政府即嚴格統制外匯，這災難自然要落在馬來亞華僑人口半數的華僑身上。因爲馬來亞最大的樹膠園與錫礦雖然英人所經營，但這樣的大企業，全馬來亞不過三五家罷了。而擁有一千「英畝」(英畝)樹膠園主，却百分之八十是華僑。錫礦也是這樣的，華僑資本家雖然生產了樹膠和錫礦，但他們却不能自由地運出外匯來做生意。一九三九年的僑匯，每個人祇能回國供給家用，每月不許超過一百五十元，出入商入匯款油頭、廈門各港，也要經統制機關批准的。就在這個時候，海峽殖民地英政府還佈了遺產稅徵收的法令。稅額是百分之六十。稅則一開始，就有家財千萬的大資本家，在他自己逝世的第一天，他的兒子就變成一無所有；因爲根據信託的結算，現款和動產，首先是政府所有。而留下一些屋宇和地產之類的不動產，繳納「地稅」，就够人麻煩了。限制膠米生產，窒息了華僑的實業的發展，統制外匯不但凍結了華僑的資金，對外貿易也在這種統制下變成僵死局面。雖然英政府希望在殖民地人民身上榨取一點血汗來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從馬來半島北端的哥打巴魯登陸南下，以五十三天的時光攻下了新加坡以後，隨着英軍的敗退，大英帝國在馬來亞的統治是終結了。但因爲換來的是日本法西斯，馬來亞人民的生活，更被推進到痛苦的深淵。日軍全面佔領馬來半島之後的一個月。即通過「華僑協會」的手，強迫全馬各地華僑交出五千萬叻幣的奉納金。金額須付現款，不能以不動產抵押，許多沒有現款的人民，只得借金銀手飾去抵償。日軍拿到這批現貨之後，馬上放到昭南島(日人把星洲改名)的正金銀行裏去。一而發行大量的軍票(香車票)，現在爲止，雖然無法明白發行的數目。但據當地銀行界的估計。至少在四十萬萬元以上。因爲紙幣的大量發行，而遠東各地因爲戰爭的破壞，和海陸的封鎖軍付鎖，日用必需品和糧食的進口一天天困難，人民生活亦益感痛苦。馬來亞本地不能解決糧食的困難。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日軍佔領新加坡之後，除掠奪倉庫存糧和商人的存米外，還派戶搜查積存的白米中到「糧食組合」裡去。這使得經營糧食(商)破產了，而組合機械的結果，到了一九四五年的七月，物價從七千倍高漲到一萬多倍。在日軍佔領的第一年，他曾經命令各地的樹膠園開工，工廠復辦，但這不過是恐怕大部

份人民生活困難而走險，走向武裝抗日的道路去，因此不得不加以鼓勵。其實，日本佔領馬來亞後，復開的工廠，總數不過過百分之十。許多工廠的機器，倒在軍管理的名義下被搬走了。如黃日大王李光前在柔佛南部的許多製糖工廠，機器和原料都被搬空，不能搬的便被徹底破壞。星加坡許多工廠，也受到同樣的遭遇。工廠倒閉，資本家是破產了；工廠倒閉，失業的隊伍加長起來。在一九四三年冬天，東南亞的聯軍密戰開始在馬來亞海岸活躍，一方面和人民抗日軍聯絡；一方面也帶來了在印度印刷的人羣查獲。官亂了的金融，使日本在經濟這方面更加困難。但是這負擔仍舊落在人民身上。乾脆說，這損失是要華僑負擔大部份的。當時，日本發行了許多多期的「昭南彩票」，「援南彩票」。他要人民節約儲蓄，把人民的血汗放到日本銀行裏去。一九四四年冬天，聯軍在中部太平洋反攻加緊，馬來亞各都市，經常遭受空襲的威脅，日本本上也遭受空襲，馬來亞的日軍，開始以高價收買助幣，過了一個時期，日本又把牠發出去；一進一出，損失的當然是華僑。一九四五年三月，日軍又一次收買助幣存放正金銀行，等到五月初德寇投降，日本也意識到自己更加孤立，面對滅亡危機。受了一武士教育麻痺的日本軍閥，他深信一日國家崩潰，這些助幣都落在聯軍手上，會加重國家的負擔，因此將倉庫中的軍用品拍賣收回查票。也收到正金銀行裏去，但這個數目，遠不及據馬來亞商業的華僑手中的那樣多。但這個時期，物價是更高了，每碗麵要一千元錢，而一九四〇年每碗麵不過一二毛錢。還有舊衣服可以拍賣，便賣了衣服去買東西吃，沒有東西吃的，便餓死在路旁。然而有許多人是懷著滿腔的希望，希望在聯合國勝利之後，會有好的日子過。

——至少也不要餓肚子。

（三）英軍和平接管馬來亞後的經濟政策

英軍終於順利地回到馬來亞了。英軍工費一共一億，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和平接管馬來亞後，他不管馬來亞五百萬人民一年，個月來在馬來亞原野上怎樣和敵人衝鋒肉搏，流血犧牲，繼續死亡。他一回來就宣佈恢復一九四一年以前的殖民地法令。這些法令的全部是要使人民一切生上的自由。但毒辣的是在牠接收正金銀行的日寇所存的助幣和全條後宣佈軍用票作廢，這是要使得百分之九上的馬來亞人民為赤貧的。（胡愈之語）——世界知識十二卷四期。馬來亞的今日與明日，英國對於這「香蕉票」，自己既不負責，也不肯讓戰敗的日本負責，却要把這筆冤枉賬讓三年八個月來飽受俄國屠殺的中國人負擔，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其次是摧殘樹膠價格，英軍政府一紙通令用三角半一磅的最低價格，收買馬來亞的樹膠。（其實經過英倫資本家的手，賣出去是美金一元半）我們必需指出：在英軍接管馬來亞以後的一個多月中，英軍政府從來沒有打算開放貿易的自由。物價的高漲，工資也必須有使工人吃得半飽的程度。但是三角半一磅的樹膠價格，工廠主怎樣肯願意拿本錢出來開工，而讓不勞而獲的英倫資本家賺錢呢？由於外匯的統制，他們即使有錢，也買不到從外國來的機器和生產必需的原料。因此工廠停頓，失業必然增加。但是英軍政府還進一步壓榨馬來亞的經濟，他迫 英商資本家的手組織了四家「托辣斯」，包辦了加拿大，澳洲，印度，暹羅等地區的日用必需品和糧食。通過軍政時期的法令

，限制人民自由買賣，但這些托辣斯却是可以操縱自如的。這些高度的掠奪榨取，飽受戰爭摧殘的華僑資本，不但沒有辦法恢復繁榮，被壓榨的結果，將來九八商人，定要淪為「二盤」商；而二盤商人也非淪為小販不可。因此馬來亞「光復」至今雖有了半年，工廠依然關閉，而「開國」也充滿了苦草小樹。英國的官更和他的幫辦，為了掩飾資本帝國主義的高度剝削，他口說：「這是工人不和資本家合作的結果。」然而口說的說不能不說的事實，馬來亞的華僑資本家要求政府的是開放工廠，自由貿易；而工人所要求的是：開放工廠，要求做工，要求吃飯。

但是這些要求是不會為貪婪無厭的英國資產階級和工黨政府所能採納的。因為採受了這些要求，就等於叫英國的資本家自殺。這正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者的矛盾，也是殖民地人民地帝國主義者的矛盾。

不過欺騙還是緩和和人民反抗的最好工具，三月中旬，星加坡英國政府宣佈僑僑每人每月可以匯出四十五元了。但是這一筆微小的數目，怎能養活全家呢。拿外匯去買進口原料，那更不用說了。因此，目前星加坡和馬來亞只有黑市的生意是旺盛的；食物雜和遊戲生意也相當不錯。這原因是大工廠沒法恢復，黑市是容易發財的。發了財可以吃得痛快可以玩個痛快。不過失業的人是更多了。

從一九四五年九月起到本得二月底止，全馬各地飢餓請願共三十多次，僱工要求改善生活的共二十多人參加的人數前後共三百萬以上。人民對於政府善行的批評，英軍政府指他為「煽動」；人民要求改善生活，英軍政府說他們是煽動治安。雖然英國統治者對於華僑的利益是要一概抹煞的，但是飢餓的浪潮，總有一天要泛濫起來的罷！

國華書局

廣州

惠愛東路
三二四號

電話：六四七五

總經售

宇宙風月刊

林蕭堂編
文藝散文

新音樂月刊

孫慎等編
音樂研究歌曲

文學修養月刊

司馬文青等編
文集研究寫作

文壇半月刊

汪經編
國際時事綜合

民主與文化月刊

黃華眠編
學術理論研究

國文雜誌月刊

彭聖均編
國文研究指導

婦女文化月刊

李曼瑰編
婦女文藝綜合

青年學習月刊

章伯倫編
時事文藝綜合

自由定戶簡章

- ① 訂閱本局發行之定期刊物者一律照定價八折優待，其他九折並提前付郵，平郵免收，掛號費照郵局規定收取，本外埠讀者同樣待遇。
- ② 自由定戶每次預收至少四千元外埠定戶請由銀行或郵局匯下，不通郵地區，郵票十足通用，但以上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為限。
- ③ 凡所定刊物如遇有停刊或讀者興趣轉移時均可改訂其他刊物。
- ④ 凡定戶如購買本局圖書一律九折。